

# 一品閱讀

偉  
勿  
紅

2023年第4期



冬至 李安源 纸本丙烯 79x91cm



12月16日，南京大学徐雁教授做客一品讲堂，讲授“古籍阅读与古书流通”。



12月16日，天津师范大学姚伯岳教授做客一品讲堂，讲授“古籍鉴赏与保护”。



12月2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廖奔教授做客一品讲堂，讲授“方法论：图像与音乐舞蹈戏曲考古”。

# 一品阅读

停  
兮  
讀

2023年第4期

总第32期

刊名题签：刘伟冬

主 办：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逸品阅读协会

编委会主任：张 捷

编委会委员 陈 亮 孔庆茂 沈笑羽  
张 倩 夏媛媛 陈小磊  
张红霞 张熠杰 刘春华  
连朝曦 王 莉 季培培

本刊顾问：徐 雁

主 编：陈 亮

执行主编：孔庆茂

副 主 编：沈笑羽 张 倩

编 辑：连朝曦 赵歆璐

封面设计：夏媛媛

---

投稿邮箱：[yipin@nua.edu.cn](mailto:yipin@nua.edu.cn)

联系电话：025-83498718

联系地址：210013

南京市北京西路74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稿 约

《一品阅读》是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馆刊,由图书馆和逸品阅读协会共同主办,主要为大家提供一个读书指导与交流的平台,倡导阅读,推广阅读,营造良好的校园读书氛围。本刊校内免费赠送、取阅,校外与各图书馆之间互相交流。

为办好本刊,诚向各位老师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征稿。欢迎大家提供下列内容的稿子:

1. 关于图书馆与读书的文章,如名家的读书生活与读书治学方法。
2. 关于南艺校园读书与学习生活的稿子。
3. 推荐您认为最好最有价值的书籍,您的读书体会与阅读感悟。
4. 有关艺术鉴赏的稿子。

投稿请以首创为主,文责自负,杜绝各种抄袭剽窃。对于采用的文稿,赠送样刊,酌致薄酬,以致谢忱。

投稿请发至《一品阅读》电子邮箱: [yipin@nua.edu.cn](mailto:yipin@nua.edu.cn)。

《一品阅读》编辑部



## 目 录

## 本刊特稿

## 黄鹤兮，白云兮

- 也说崔颢的《黄鹤楼》 ..... 刘伟冬 01

## 寻梦·圆梦·逐梦

- 艺之角，心之所 ..... 戚龙玉 06

- 我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了南艺 ..... 任华龙 08

- 云伴月邻间，寻道“黄瓜园” ..... 沈毓安 12

- 蹕励求真 元起南艺 ..... 孙晓丹 14

- 我们的青春本该闪闪发光 ..... 王书予 17

- 我，种子，南艺 ..... 董梦菲 19

- 我与南艺的故事 ..... 冯嘉瑞 23

- 南艺与我 ..... 古柳洪 27

- 一只蝉蜕皮的间隙 ..... 李银银 29

- 我与南艺 ..... 孙畅遥 31

- 南得艺见 ..... 孙文煊 34

## 花木葳蕤

- 南艺草木记 ..... 汤林熹 36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	王儒慧	38
追光 .....	王语嫣	41
怀揣梦想，艺起向未来 .....	陈湘丽	43
泛舟艺海，圆梦南艺 .....	龚泓汇	46
少年当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 .....	和佳茜	49
我暗夜中的“灯塔” .....	胡琼丹	51
瞬间 .....	花嘉忆	54
黄瓜园梦游记 .....	黄悦莹	58
在南艺 .....	黎雨璐	60
寻梦·圆梦·逐梦：我与南艺的故事 .....	李希雯	63
我与南艺的故事 .....	刘红睿	66
把青春写进南艺 .....	刘思杰	68
毛虫与茧 .....	刘悦文	70
南艺的爬坡路，人生的上坡路 .....	娄佩帆	72

## 书林慢品

### 历史的星空如此灿烂

——读《明末清初南京套印版画研究》 .....	韩顺法	74
-------------------------	-----	----

## 黄鹤兮，白云兮

——也说崔颢的《黄鹤楼》

◎刘伟冬

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宁源声先生的《“黄鹤”“白云”孰优孰劣——崔颢〈黄鹤楼〉首句异文考辨》一文，受益颇多，也引起一些思考。该文立论明确，思路清晰，旁征博引，就崔颢所作的《黄鹤楼》中的首句究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是“昔人已乘白云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其结论更倾向于“昔人已乘黄鹤去”，笔者也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只是觉得在有些问题的表述上依旧意犹未尽，在此想做一些补充。

如果纯粹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似乎“白云”说更占上风。刘学锴先生在他的《唐诗选注评鉴》就明确指出：起句“昔人已乘白云去”，欸然而至，飘然而去，语气口吻中透露出对仙人飘然远举的向往歆慕。“白云”，自明代中叶以来诸家选本、总集及评论均作“黄鹤”，但唐人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至宋初《文苑英华》，南宋《唐诗纪事》，再到《瀛奎律髓》《唐诗鼓吹》，再到明初《唐诗品汇》，无一例外均作“白云”，可以确证崔颢原诗首句定当作“昔人已乘白云去”，作“黄鹤”者乃明代中叶的选本如《唐诗解》的擅改。

按刘学锴先生的观点，所谓的“黄鹤”说是在明代中叶才出现的，而且是被人擅改了的结果。在这之前一直都是流行的“白云”说。

按一般的逻辑的推论，时间上越接近，越容易接近历史的原点。以《国秀集》为例，它成书于天宝三载（公元744），由芮挺章所编。芮挺章生卒年月不详，应是开元、天宝年间人。而崔颢生于长安四年（公元704），死于天宝十三载（公元754），与芮挺章应属同时代的人，也就是说诗稿刊印时，崔颢应该还活着，在他后来在世的十年中，是否看过刊印了的《国秀集》，或对稿本中的“白云”说究竟持何种态度均无可考；再有，《国秀集》中的“白云”版本又是从

何而来，是口口相传，还是坊间抄本，或是崔颢确认的稿本，我们都不得而知。除非有稿本在刊印前得到过崔颢的勘校的确证，仅凭它最先出现在唐版的《国秀集》中也很难坐实“白云”说的绝对性。因为即便是在同一时代，以讹传讹的现象总是不可避免的。如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柳亚子先生在编选《民国诗选》时，就曾以《长征》一诗当面求证过作者毛主席，结果谬误之处不在一二。

再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确证，能够证明有人亲眼看过崔颢的这首七律的原作，这个人就是李白。李白游黄鹤楼时，被眼前的景致打动，正欲作诗抒怀，不料看见了崔颢的《黄鹤楼》，大为欣赏，又觉遗憾，于是留下了“眼前有景写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据说李白在黄鹤楼上诗没有写成，但很少写七律的他还是悻悻地写了一首《鹦鹉洲》：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有史料记载，李白的这首诗完成于乾元二年（公元759），是他被贬去夜郎的途中忽遇大赦回到江夏时所作，如果此结论成立的话，那么李白可能也就是在这一年第一次看到了崔颢的《黄鹤楼》，当时，崔颢已经离世有六年了。只要把《鹦鹉洲》和《黄鹤楼》做一对比，就能见出一些端倪，两诗所用韵脚虽然不同，但其结构何其相似。《鹦鹉洲》的首联和颔联出现了三个“鹦鹉”，之所以如此用词会不会是受到某种启发，更确切地说会不会是看到崔颢连用了三个“黄鹤”后而有意为之呢。这样是不是也能间接地证明崔颢原诗的首句就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呢。在这里，崔颢是出题者，李白是答题人，崔颢给出三只“黄鹤”，李白回应了三只“鹦鹉”。像这样的三词连用对李白还真有点儿记忆深刻或是刻骨铭心呢。在之后的《登金陵凤凰台》中，李白在首联中再次连用了三个“凤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里第三只“凤凰”虽然用的是单字“凤”，但其意思是十分明确的，而且所用的韵脚与崔颢的《黄鹤楼》相同，结构也大致相当，不难看出两诗之间的勾连，或是说李白的确存在摹写之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各有说法，似乎创作年代也不太明确。如果说李白与崔颢斗气争胜的说法真能成立的话，那么它也应该是完成在乾元二

年之后，也就是说在他看过了黄鹤楼上崔颢的诗之后顺江而下，到了金陵，在登凤凰台时创作了这一首七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论证了崔颢诗中有三只“黄鹤”的可能性，否则，李白何以一而再地去做出这样的回应呢。根据李白年谱记载，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左右，李白的确回到了宣城和金陵，并往返于两地之间，这一点至少表明李白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充分具备了创作此诗的客观条件的。但此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上元二年（公元761）李白以抱恙之躯回到金陵，当时的生活极为窘迫，只能依人为生。最后在万般无奈下他投奔到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处，次年，也就是上元三年（公元762）在那里去世。不过《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沧海桑田之慨与“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悲凉愁苦之叹倒是非常符合诗人当时的情形和心境的。

乾元二年，从白帝城回到江夏的李白悲喜交加，感叹人生之跌宕，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写了不少的诗词，如《鹦鹉洲》《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望鹦鹉洲悲祢衡》《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等。从《鹦鹉洲》中的“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时节应该是阳春三月，桃花盛开的季节。再从他写的《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中我们也至少可以推断出这一年的五月份李白还在江夏一带活动，诗云：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当然，这里的梅花并不是植物或季节意义上的梅花，而是诗人在听了《梅花落》的旋律后心情凋零的象征。我们注意到在这首诗里再次出现了“黄鹤楼”的字眼儿。其实，在此之前，有史料表明李白至少两次登临过黄鹤楼的经历，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诗中都有提到过“黄鹤楼”。第一次是和另一位诗人孟浩然同游，大概是在开元十六年（公元728），随后孟浩然顺江而下去了扬州，于是李白就写了那首不朽之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第二次登黄鹤楼大约是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同样地，也写下了有关黄鹤楼的诗篇，如《江夏送友人》：



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

黄鹤振玉羽，西飞帝王州。

凤无琅玕实，何以赠远游。

裴回相顾影，泪下双江流。

李白这两次登楼都没有看到崔颢的诗，那只能说明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之前崔颢还没有完成《黄鹤楼》的创作，而目前学界对这首诗的创作年代似乎也没有确切的说法，如果《国秀集》刊印于天宝三载（公元744），那么，很可能是在后来十年（开元二十三年至天宝二载，公元734至公元744）中的某个时辰，崔颢临登黄鹤楼，感念于时光匆匆，感念于自然永恒，一挥而就，完成了他的经世之作。这时候，崔颢已过而立之年，正朝着不惑渐进，他的才华、经历、感悟、认识已为他的伟大创作积累了坚实的基础。

宁源声先生在文章中就“黄鹤”说和“白云”说的争论还提及到一段文坛佳话，那就是台湾学者黄永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香港举办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研讨会上大谈他的“白云”说，声情并茂，态度坚决，似乎俘获了不少与会者的“芳心”，事后季羨林先生写文章予以了反驳：我最初也曾为之振奋。但稍稍冷静，觉得不太对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两个“黄鹤”，对比紧凑，只有这样，“空余”二字才有着落，才有力量。如果改成“白云”，对比也有，但比不上两个“黄鹤”了。今天的选本，不取“白云”，而取“黄鹤”，是有道理的。至于黄永武教授讲的，这样一来就是三个“黄鹤”对一个“白云”，结构失去均衡，我看这个均衡是用不着保持的（《朗润琐言》）。著名学者周啸天对季老先生的这段话大加赞赏：诗词一道，于季老先生并非专攻，但许多专攻此道的人，还不能说得像他这样在行。所以我还是忍不住说一句：此大师所以为大师也（《周啸天谈艺录·季羨林说诗》）。从以上的话语来看，无论是季老先生还是周先生，他们似乎都承认了《黄鹤楼》在用词上的确存在着不均衡，即三个“黄鹤”对一个“白云”，但他们又都认为这种不均衡无伤大雅，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保持黄永武所说的那种所谓的均衡，即两个“黄鹤”对两个“白云”。但笔者认为他们所讨论的均衡与不均衡都是用词上的，字面上的，数量上的，是极其表面的。如果我们去深刻领会每一诗句的精义，就会发现“白云”不会因为数量少而失势，而它恰恰是最大的赢家，真有一词定乾坤

的气势。诗人对“惜人”“黄鹤”包括对“楼”的定性几乎都是用的瞬间动词，如“已乘”“空余”“一去”，以表现这些物象的虚幻、短暂与不确定，而对“白云”却用了“千载”和“悠悠”，以表示它的永恒。在崔颢的眼里，“惜人”、“黄鹤”和“楼”都是过眼烟云，只有白云所具有的自然属性才会亘古不变。这与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感叹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笔者以为只有理解了这层意义，才能真正洞悉诗人的“辽阔深远的时空感和苍茫邈远的宇宙感”（李元洛语）。

刘伟冬，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史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仇睿卿 《延伸》

## 艺之角，心之所

◎戚龙玉

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宁静一角，百岁泉如一颗明珠镶嵌在这片古典与现代交融的校园之中。泉水清澈，微风轻拂，波光粼粼，仿佛在诉说着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和艺术沉淀。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耀在百岁泉上，泉边的鸽子们便开始欢腾起来。它们一边在泉水上投下淡淡的影子，然后悠闲地在美术馆银白色的顶棚上歇息；另一边，成群结队地在蓝天翱翔，在天空中盘旋，它们悠然自得，仿佛是大自然中的舞者，在蓝天下跳着无声的舞蹈。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着银色的光芒，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在泉水的另一侧，一只天鹅在水面上悠游。它优雅的身姿，像是诗中的仙子，静静地在水中漫游。

春天来临时，樱花盛开，犹如一片片粉色的云彩笼罩在南艺校园的各个角落。百岁泉旁的盘山小道也不例外，那些在花海中奔跑的学生们，他们的笑声和欢呼声在空气中回荡，仿佛是最美妙的乐章。

每到春夏之交，百岁泉边的水植如翠绿的屏障，轻轻摇曳着它们柔软的身姿。孩子们欢笑着，在灿烂阳光下尽情玩耍。他们或追逐着，或安静地在旁边观看饲养员喂食活泼可爱的白鸽。这些孩子，纯真无邪的双眼中闪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他们的笑声像是泉水的涟漪，一圈又一圈地扩散开来。风穿过柳枝，吹拂过水面，带来丝丝清凉。

在百岁泉旁的一角，南艺校史馆矗立在那里。它的外墙由光洁的大理石构成，古朴而庄重。每当夜幕降临，灯光将它照亮，使它在黑夜中熠熠生辉。历史的故事被镌刻在每一块大理石上，诉说着南京艺术学院的百年辉煌。南艺校史馆见证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百年历程，它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展望者。

而到了傍晚，夕阳西下，一切都变得如诗如画。在金色的余晖中，百岁泉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水面上跳跃的阳光，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精灵在跳舞。

泉水汨汨，清冽如镜，日夜不停地流淌，如同岁月般悠悠而过。泉边的另一角，盘山道上有一棵古老的玉兰树，它的枝叶向天空舒展开来，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百岁的故事，形成了一幅和谐的画卷：

南京艺术学院里，百岁泉水清鲜，  
飞翔的白鸽子，轻舞在云间。  
风起樱花落，飘落如诗篇，  
在这静谧的午后，世间的热闹皆无边。  
儿童笑语如歌，激荡水波连连，  
夕阳照在白色的阶梯，宛如仙境呈现。  
水草在水中漫舞，如诗人的梦田，  
每一寸都写满故事，每一刻都如画如烟。  
飞翔的鸽子，带来远方的思念，  
在夕阳的映照下，更显出尘的仙颜。  
水波荡漾，白色的阶梯倒影斑斓，  
像是长卷中的诗篇，又似故事的开端。  
风起，樱花舞，  
水草在水中摇曳，白鸽在天空翱翔。  
这如诗如画的南艺一角，是尘世的诗篇，  
让每一个经过的人，都能找到心中的安静。

这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一角，一个充满活力、美丽如画的地方。这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生活画卷，它宛如一幅美丽的油画，吸引着无数的人们驻足欣赏。这里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严谨的艺术追求，更有那份与众不同的宁静与和谐。

这就是南京艺术学院，一个让人心生向往的艺术殿堂。

戚龙玉，传媒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 我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了南艺

◎任华龙

我走了很远的路，不仅是空间距离，也包括时间跨度。我家乡遂宁市处于中国西部，在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相连，和南京这个六朝古都的空间距离遥远。2023年9月9日，我背上部队服役曾用过的背囊，从陈子昂故里遂宁登上了发往南京的D2256次列车，感谢这个时代，约1500公里，让我千里金陵一日达。确切地说，我12小时左右就从故土到达了“新乡”。

201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因为国防生的身份，我被分配到一线作战部队，成为了一名基层带兵人，而组织将我到部队工作前的任职培训，安排到南京政治学院。同是六朝古都的首都北京，我去过多次，但那却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南京，只记得障碍场挥汗如雨的摸爬滚打、靶场的阵阵枪声，还有秋天的桂花飘香和将军给我颁发的“射击训练标兵”荣誉证书，没想到和江苏缘分不止于此（2023年还在南通通过了羽毛球国家级裁判员考试）。2020年，携笔从戎数年后的我申请退出现役，经过审批，我得以按政策从位于西北的宁夏转业安置回老家政府部门，之后又调动进入高校成为一名事业编教师。如今，我又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旅程。有人问我为什么考博不考全日制定向，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想静下心来沉淀一下，人生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事，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所以作为一个曾经的艺术生、后来的哲学硕士，我更愿意听从内心，做一个纯粹的学生，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奢侈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当然，求学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比如，跨学科来读书的学生要“白手起家”，从头开始补习，但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发展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以后的事以后再说。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告诉我，如果一个选择不是太差或者不是错误的，那么就要努力地去坚持，相信自己的付出会有收获，要相信明天会更好。当我听到《从前慢》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时候慢下来，或许才更来得及体味人生旅途的花香和景致。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我经历过 2008 年的 5·12 大地震，做过志愿者；我感受过大漠孤烟、高原风雪；我去过巍巍昆仑，我们长途机动经过了川藏线、青藏线，到过青藏高原；我去过中印边境……西北西南，留下了我的青春足迹，也差点留下了我的身体。那些是旅客不可能去的地方，难以忘记那些缺氧而头痛欲裂、连续失眠的夜晚、身体可见的变化，那些高原“见面礼”；难以忘记在没有水洗澡的野外，用冰冷的雪水沐浴，那万古积寒如针扎，让人发麻、发痛；难以忘记，七月盛夏，我们穿着军大衣，和教导员在茫茫白雪间呼喊出一首《沁园春·雪》……那些艰苦的环境可能给我肉体带来了可见或不可见的伤害，但却和儿时习武一样，让我更有勇气、毅力。见过生离死别，所以我对名利不像有些人那样疯狂，对感情会更珍惜，对健康会更为关注。有些他人难以忍受的事，我却能泰然处之。“沧海月明珠有泪”，那些记忆就是汗水、血水、泪水凝聚的记忆胶囊，在时光的打磨和审视中更加圆润、光亮。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设想过来南艺，不仅因为它是“众争之地”，是艺术生的梦中情校，是六大艺术学院之首，有冲击“双一流”大学的实力，还由于自己跨学科申请的现实情况。我本科学的广播电视（当时授予文学学士学位），后来读研的时候跨专业学习美学，是哲学的二级学科，虽然美学和艺术关系密切，但这属于跨一级学科回到了艺术学，隔行如隔山，跨考很困难。2023 年是南艺第一次进行申请考核制招生，报名要求往届生为一作在近三年内有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正好我 2022 年在一所专科学校工作，十分不容易地发出了一篇，当时心想只是够格报名了，能不能得到准考证还说不好。与中国传媒、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等学校不同的是，南艺并没有在网上公布导师的联系方式，我电话咨询学校看能不能索要目标导师的邮箱等联系方式，但我得到的答复是为了保证公平，统一不对外公布导师联系方式。这样，我这个跨地区、跨专业、跨学校的“三跨”生，对自己更没什么信心了。不过现在看来，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放松的心态，让我能心态平和地面对之后的笔试、面试。5 月 13 日笔试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栋楼考试，因为准考证上没写，我就跟着其他考生人流走，走到五楼我又傻眼了，因为我不知自己在哪个考场，多亏了热心的监考老师。我座位在第一排，对面是两位监考老师的位置，虽十分不习惯，但一

会儿就被无从下手的题吸引了注意力，那个时候，我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积累，组织语言，尽所能作答，真是有种开启了战斗模式的快感，是“死”是“活”，交卷再说。交完卷之后我泄气地坐在考场楼下的条凳上，一边反思一边想着反正一年内也进不来了，将来进哪家校门也说不准，就决定多看几眼这居于闹市的美丽校园。我凝视着上海美专那个石砌门，又看了看刘海粟校长的雕像，一直到天黑，我送走几只给我送红包的蚊子后才起身夜游校园，以激励再战的勇气，于是我漫无目的地走到了百岁泉（现在才知道名字，当时南艺校园对我就是“高低冥迷，不知西东”的存在），黑天鹅和猫都在路上散步，他们一会儿就找到了回家的路，而我却在校园迷了路，经过同学热心指路，我才走了出去。之后，当我得知自己要参加5月18日面试的时候才开始抢来南京和返回的票，我当时抽签在第二个出场，看上去不太有利，但那是我第一次见面报导师。面试结束之后，我就去南食堂吃了当时以为的“最后的午餐”，想着明天这个时候就不在南京了。记得当时因为没有校园卡，还支付了10%的额外费用，这是颇为新奇的体验。

5月底，约在35岁生日的前一个月，我收到了博士生拟录取的消息，就职的高职院校因为我报考的非定向，就给我开出两个选择：一是读书就得辞去事业编和教职，二是放弃录取并继续在校工作。我没有太多犹豫，去办理了辞职手续，以行动收下了这个生日礼物。临行前夜，同事吴老师来和我见了一面，他学计算机，和我同年参加学校工作，是个典型的佛系理工男，他觉得我努力去争取或者看似有把握的院校总是临时出状况，而南艺却首申即中，并不是谁难谁易，因为录取方法不一样，不具有可比性，但可以说明一个关键问题：我与江苏有缘、与南艺有缘，他让我好好珍惜这方福地。确实，感恩南艺续我“学”缘。我又来到了南京，这次不是仅一年的军官任职培训，更不是游客般的短暂停留，这一次，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进入明亮的南食堂刷卡吃饭，吃完之后进入考试时只能仰望、无法进入的逸夫图书馆学习。这一次，我可以以NUAer身份畅游书海，以后学视角瞻仰蔡元培、刘海粟等先生。这一次进入学校和之前参考时的感觉不同，微风拂面、梧桐致意，青春的朝气和艺术的芬芳扑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平易近人的教职员工和志愿者同学们忙前忙后，让人有回家般自在舒适的感觉。

在校数日，沉醉于简约而不简单的看书、上课、运动、写作和听讲座等快乐之中，又因“南艺”音同“难易”，耳畔有短句时常萦绕：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遂以此自勉。从遂宁到宁夏再到“宁”（南京简称），与“宁”之缘亦冲破了时空距离的阻隔而让我幸得此机，当万般珍惜。于学校而言我是新生，求学于人生而言何尝不是“新生”？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愿吾辈如李大钊同志《青春》中所言，有一种气魄与精神。愿吾辈自强而团结，对世界保有热情，对未知坚持求索，对未来保有希望。

道虽远，不行不至。路在脚下，同学少年，今朝，与南艺再出发！

任华龙，人文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景雨涵 《天空》

## 云伴月邻间，寻道“黄瓜园”

◎沈毓安

去年桂秋始，寻道“黄瓜园”。

“畅游书林云为伴，执意诗画月比邻”，不觉逐梦又一秋。

### 寻理想之道：初心如磐

与“黄瓜园”的相识，或许可以算作一场偶然的邂逅、珍贵的相逢。

是一次次捱过夜半孤独微光的信念，是一次次彻夜难眠叩问内心的抉择，让我因缘际会迈入“黄瓜园”。

我知道，这是一条理想之道。放下满地的六便士，举目望月，无惧世俗的眼光，只问自心，这条道上，我所追寻的理想，可能是走遍万水千山才抵达的天真。一腔孤勇中，并非不曾有迷茫顾虑，虽自认世俗偏见于己无谓，可偶尔也会在他人频频否定质疑时怀疑自己。每一次掷出选择时，我都知道有千斤重——“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

但我也知道，这是一条理想之道。世人多忽视不解艺术之用，而“黄瓜园”对人文情怀的厚植，增长了我“以艺术能力成就整体文化”的志气；社会多浮躁趋利之众，而“黄瓜园”对治学静气的崇尚，增长了我坚守坐住艺术理论研究“冷板凳”的骨气；行路漫漫偶生自疑之惑，而“黄瓜园”对文史涵养的积淀，增长了我心向往之则行必能至的底气。

我在“黄瓜园”寻得的，是入“园”即踏上的理想之道。这条道上的初心如磐，既是做学问、成学问的重要基石，也是“黄瓜园”的春风化雨支撑起的前行力量。

### 寻学问之道：游目骋怀

入“黄瓜园”寻真问道，我亦深切体悟到——学问之道，在于通。

“黄瓜园”里学问之道的“通”，在于全面艺术学科浸润下识见的贯通。漫

步校园美术馆，海报墙定格过往画展、音乐会与戏剧展演的掠影，亦映照“黄瓜园”的特质——不同种类的艺术媒介在此流动、对话。恰如各条美学原理“登场”后便屡屡互文于“黄瓜园”的多元课堂——初是艺术学原理课上的初见，再是美术实践课中的体认，后是音乐史课里的恍悟——“黄瓜园”对“通才”的陶育，不止于艺术门类之间壁垒的打通，更在于知识理解的逐层透彻，在于研究视野的愈发宏阔与跨学科思维的渐获启发。

“黄瓜园”里学问之道的“通”，还在于自我发展智慧启迪下思考的通透。比起知识的灌输，其更注重对思考能力与治学精神的唤醒。课堂里，无论是回溯历史长河中曾掀起的真理讨论，还是观照反思当下现实，问题皆不是一下子被抛出的，而是在师长的步步引导下被感知、破解的。课堂外，求实学风串联起传统文脉的碎片，先锋思想交汇出时代担当的图景，在古今穿梭与融汇间，“黄瓜园”学者们薪火赓续的人文情怀被播下，筑牢学子治学的思想根基。

游目于蕴藉丰富的艺术天地，骋怀于广袤明朗的治学之境，我在“黄瓜园”寻得的，是通达的学问之道。

### 寻心灵之道：明月入怀

如果说寻真问道的本质是寻找生命体验中转瞬即逝的永恒存在，那么于“黄瓜园”的寻道，便是一场在生命诗意里超越时间的修行。

俯仰可见的自然风物，仿若自古画走出，映照华夏民族的千年审美趣味，岁月流转间，恍似时空交错，典籍中书画诗赋的所言之志、所抒之怀生动浮现在眼前——这是对话“黄瓜园”里穿越漫长时光的一景一物而获得的内心充盈。

临窗展卷，光洒落案上成诗，春光拂面；行路抬头，风过梧桐叶擦肩，清风入怀；携书回首，月下图书馆灯火渐阑珊，明月照心——这是品悟“黄瓜园”里珍贵日常的深刻体验而获得的内心自足。

无数个夜晚，明月始终高悬“黄瓜园”之上，莹洁照古今，皎皎入我怀，亦照亮在此寻得的心灵之道。

云伴问学，月邻怡情。寻道邈邈，不止于斯。秋来秋往，自斯致远……

沈毓安，美术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 踔励求真 元起南艺

◎孙晓丹

### 一念既出，万山无阻

选择南艺，首先地域方面，南艺距离自己家很近，那个时候或许是因为年纪小，有“恋家”情结，所以一直想在家附近选择一所高校；其次是专业方面，报考之前听闻南艺的乐器修造专业是与日本合办，其调律技术专业是流行音乐学院的特色专业；最后考虑到难度方面，综合竞争力与个人爱好，这个专业更加适合自己。

圣·埃克絮佩里曾在《小王子》中这样写道：房子、沙漠、星星，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使它们显得这么美。6902这4位数字，对我而言所有的情感和记忆无不与之息息相关。曾经在南艺校外宿舍6902那段弥足珍贵的岁月至今令笔者记忆犹新。我所在的宿舍是8人一间，那会儿还没有单独淋浴房，更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公共的水房和一个老式电风扇，可以说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很幸福，那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可以结交很多新朋友、新同学。依稀记得无论是夏天蚊虫多还是冬天刺骨的寒风，我都会拉着好朋友跑去天台一边说着悄悄话、小秘密，一边欣赏美丽的夜空，正所谓“苦中作乐”。如果说有什么人在过去的这段回忆中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一定是无时无刻都坚守在岗位上的阿姨和大叔，他们让我们感觉到校外的宿舍就如同我们在南京的另一个家，他们在某一时刻成为了我们最亲近的亲人。从每天清晨出门的第一声问好，到深夜入眼前的最后一次查房，他们在简陋的宿舍楼里只为守护我们的安全。生病时无微不至关心照应，下雨的时候会帮忙收衣服，遇到困难时竭尽全力出手相助。起初刚搬进来时都强烈期盼早点回到校内住，等到真正要离开的时候又舍不得，人或许就是这样总是处在一个自我矛盾的循环体中。我无法一一列举大学生生活中的片段，但它们是烙印在我心底深处永远无法割舍的美好回忆。

##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南艺毕业后我选择继续深造——考研。决定考研前需要未雨绸缪的计划。考研期间《田忌赛马》的故事让笔者受益匪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首先是做一件事情，懂得转换思维很重要。生活学习中，每当遇到困难往往会束手无策，大部分原因就是被思维定势，以至于陷入僵局，难以从原有的思维中跳出来。孙臧懂得转换思维，巧妙运用“劣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劣马”策略完美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思维方式转换的独到之处。其次学会扬长避短，善于利用自身优势。人无完人，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优缺点。在学习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现自己的优势。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特长和能力，重要的是在适合自己的空间领域将自己的潜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归根结底，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不断学习，日积月累的结果。最后，笔者认为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果断放弃，做正确的选择。田忌赛马故事中，孙臧选择“劣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劣马”的策略，这是战略性放弃和做出重要而智慧选择的典型案例。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不断选择的过程，正确的选择会帮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而错误的选择则意味着无论如何努力都将徒劳无功。懂得选择比全力以赴更重要。放弃其实是一种智慧，放弃并不是真的放弃，而是为了更好地做出选择。一个人，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显然“知己知彼”尤为重要。深刻了解自己，根据自身情况（知识、专业和兴趣爱好等）以及所处环境，在人生的发展道路上，做出合理的规划，理智选择自己能做并且喜欢做的事情，这样，事情一定能做得更好，最终通向成功的彼岸。

## 不啻微芒，造炬成阳

研究生毕业后选择留学，留学申请中考虑的综合因素会很多，这其中雅思备考尤为关键。因为留学的缘故让我第一次认识了雅思，与考研英语不同，它更全面囊括了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其中听力这一模块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后来也是在不断的实战中摸索出一些规律，逐渐开始提高分数。总结一下就是一定要多做精听，这不仅是加强对单词的熟练掌握程度，也可以让瞬时记忆和反应能力提高。

回顾我的求学历程，南艺始终是我梦想的起点推动我不断前行。一个人获得成功并非是看他占据什么有利条件，而是看他付出了多少辛苦与坚韧。我希望自己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学术成绩，而是因为在整个学术探究的道路上所能够拥有的直面困难的勇气和决心。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我愿意做那个不畏艰险的攀登者。

孙晓丹，流行音乐学院 2012 届毕业生，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



江力旭 《雪》

## 我们的青春本就该闪闪发光

◎王书予

人间朝暮，凉风有信，秋声南艺。还记得去年的此刻，告别了18岁的夏天，初来南艺，镜头里，我们最初的笑靥，是人间枝头、各自乘流的青衿之志，是不啻微芒、造炬成阳的灿烂芳华，永远怀念的秋天，我知道青春永远未完待续，青春的注脚在那一刻绽放，我们的青春本就应该闪闪发光。

是啊，又是一年秋天，漫步在校园中，秋风阵阵吹过，飘飞的树叶好似翻飞的蝴蝶从耳畔掠过，空气中飘荡着草木的清香，还夹杂着若有若无的秋果的甜馨，我的思绪在甜馨中油然升起。在南艺的每一块细碎而闪光的生活片段，都是属于我青春的独家浪漫，那就把闪光的日子好好抒写，记录每一个值得记忆的瞬间。

邂逅南艺金色的浪漫，温柔得刚刚好。穿过林荫校道，踏着缤纷的落叶而行，梧桐树叶会被我们拾起，塞进书包，或在我们手中传递，或被夹在泛黄的书页里，成为一份干瘪却浪漫的记忆。温暖的秋日，阳光倾洒而下，穿过层层叠叠的树木，枝叶在草地上投落一片斑驳的光影，偶尔投影在你的掌心，你不必惊异，更无须欢喜，只需好好体会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也许我们总在学校里忙忙碌碌，但也别忘记，抽出一点点时间，踮起脚尖，靠近太阳，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邂逅微风吹动心的羽翼，我们的梦与思会由白色的小精灵代为传达。靠近百岁泉，你会发现散落的白鸽与熙熙攘攘、两两相伴的人群撞个满怀，似乎，懵懂的你我在白鸽的起飞与颤动中看到了浪漫稚嫩的模样，伴随目光中一只只嬉戏的白鸽，耳畔中一声声咕咕声，我开始发现此刻这些白色小精灵肆意地宣泄着属于它们对于爱和生活的定义。乐动鸽舞，情定泉涌，是白鸽群飞的韵律，是泉水跳动的节奏，我们的校园在没有歌词的旋律中绽放最美丽的模样，飞鸽掠过白云，思绪飘向远方，对未来的憧憬，对生活的烦忧，对父母的想念，似

乎在白鸽循环群飞中淡忘回转……没有消逝，我知道他们与我同在。

邂逅日暮时分音乐厅的紫色光辉，在斑斓的光辉中汲取力量。回想起无数个在工业设计学院画作业的日暮时分，我都会起身站在工设五楼从窗外极目远眺，傍晚的光慢慢变得影影绰绰，和着天边的夕阳撒落，点燃了天边的云朵，只觉得日落有望，生活有光，落日的光芒照在工设对面的音乐厅房顶上，给音乐厅镶上了一道道金色的边框，夕阳一点点地落下去了，天色也渐渐暗淡，音乐厅房顶上耀眼的紫色灯光亮了起来，夕阳旁边的云彩先是半黄半紫，最后等夕阳完全消失就变成了蓝紫色。手中是画笔，眼前是光辉，音乐厅的紫色光辉像烟花一样灿烂美丽，它们陪伴着我，照耀着我，似乎驱赶了画画的疲惫和孤独，感觉身体中充满着无可比拟的力量和希望，这一刻的温暖是什么也代替不了的，虽然即将到夜晚，但是却依然那么温暖。

人生的序章，始于初秋，从远方而来，跨越山海，奔赴下一场诗与远方，秋天没有结束，青春没有结束，我们永远风华正茂，浪漫更没有定义，我们永远向阳而生，与光相赴。我们正年轻，我们正青春，我们有着年少无畏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干脆，敢梦，敢想，也敢追，别停留，也别回头。因为我们这一生很短，我们终将会失去它，所以不妨大胆一点，爱一片落叶，追一次日落，寻一场梦！

王书予，工业设计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陈赛苗 《天鹅戏水》



# 我，种子，南艺

◎董梦菲

第一次听到“南京艺术学院”这个名字，是在初一刚接触素描的时候。小镇美术老师看好我，对我的鼓励简单粗暴又纯粹，“南艺，好学校，你以后要努力考。”

于是这颗梦想殿堂的小小种子，便轻轻地种在心底了。

生养我的土地温柔又野蛮，她结出累累硕果、鸡鸭成群、粮食丰收，也把人们永远困在她不甚宽阔的胸口；那里的人勤劳朴实，那里的人也永远面朝黄土背朝天。

小镇上大多人都是农民和农工，鲜少有人接触美术，那位美术老师开的一个小兴趣班，在外人看来就已然是一个艺术之家了。六七年前的我显然心智未开，觉得那就是所谓高级，带着一颗不想泯然于众人的虚荣心开始了作画之旅。

然而那位老师带给了我绘画上的启蒙、心灵上的滋润、成长上的引领，使我渐渐脱离那个幼稚的我，第一次有了目标，有了奉献这个伟大而厚重的概念。

年岁渐过，心智渐开，我察觉教育在这里显然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十个孩子里面七个都是初中毕业，然后很快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成家，就像他们的父母祖辈。老教师有心无力，年轻教师把这里当作跳板，心力放在各自光明的未来，我第一次认识到教育资源落后对于这些想要考取高中的学生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学业有成”四个字在这个古老朴实的小镇简直是无用，是可望而不可即。

十五岁的我，如此单薄的一个我，能为这里做些什么呢？

老师只是对我说，把书读下去，把画画下去。

这句话一直在心里回响，那颗深埋的种子发芽了，抽条了，和着声，仰望着目光之外的南京，也仰望着南京艺术学院。

有时我看着老师的身影，好像也是这么单薄，形单影只地站在这间小画室

里，我来之前她在这里，我走之后她在这里，一年又一年，用所谓的“捷径”，让想读书的孩子进高中。

后来光阴告诉我，原来如此单薄的一笔笔，积攒起来是这么浓墨重彩。

初三那年决定参加市直属艺术高中的单招，结果一试有成。小画室的传奇学姐多了一个我，我成了学弟学妹的榜样，骄傲地站在校长办公室里，接受他们的鼓励和支持。

高一入学时注意到校门口的光荣榜，有一整面墙的南艺，于是“南京艺术学院”这六个字在我心中烙下了更深的印记，成了优秀和光荣的代名词，成了追逐的目标。

高中的教育是优质的，老师是敬业的，专业课是科学的。心里那颗尚且脆弱的芽，终于有了一块肥沃又厚实的土壤，有了茁壮成长的养料。

但我好像一脚迈入了更大的世界，而这个问题简直为我量身定做——眼里的麦浪、鸭群变成了立交桥、快速路，变成了高楼和展览。我奔跑的脚步慢了下来，起航的心暂且停泊，在钢筋森林中思考自己置身其中的意义，思考自己的驱动力是什么，思考自己追寻的是什么。

背后仍是田野一片。

但正是温柔野蛮的土地让我坚信自己的选择，滋生出一种我曾经缺少自信力，继续勇敢地画下去。画一笔，再画一笔，近一点，再近一点，我似乎能看到南艺的微光了。

对我来说，寻梦的过程像是在宇宙庞大星系中找到有自己印记的那个唯一，追梦的过程就是去到达自己的那个小星球，不仅要在望远镜中与它遥望，还要画图纸、造飞船，在茫茫宇宙中勇敢地抗住寂寞侵袭。

十八年人生旅途中，高中三年无疑是最刻苦的，要平衡专业和文化，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永远缺少的睡眠，下垂的黑眼圈；画不完的速写作业，五根手指四个茧；按本背的史政，干渴的喉咙和干燥的嘴唇……

艺考实在辛苦，路上似乎面对着无数不确定，曾经坚定的心出现了裂隙。我开始怀疑，是否每个青年的成长都要遭受无止境的坠落，我追寻的梦想是否只是几年前那个幼稚的自己的盲从。

好在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都是苦与泪咽在肚子里，再分享

一起吃苦的幸福，我是如此地怀念且感谢。我们一起掉过眼泪，也一起握紧彼此的手，散发微光温暖别人，也被别人的光笼罩着，也是这样单薄的一个个人，能够照亮自己的路，驱散迷茫和犹疑。

我记得作家毕淑敏说过：“突破是一个过程，首先经历心智的拘禁，继而是行动的惶恐，最后是成功的喜悦。”

曾经这句话给我力量，而今也成为我高中生活的简单总结。

经历其中时觉得时光漫长，年轮三圈走不完，解不出的难题足够让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意气风发的学子成了孤舟蓑笠翁，只能独钓寒江雪；回头看又觉得轻舟已过万重山，病树前头挡不住万木春的强大生命力，一场大雨就让青春牢固生根，一片晚霞就让试卷变成浪漫的画卷。

心中的这株幼芽经历风吹雨打，由脆弱变坚强，在收到南艺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绽放出了第一朵花，这朵花的名字，叫做成功的喜悦，叫做破茧成蝶，叫做圆梦。

我也是才体会到，原来坠落至黑暗的泥土，有别样的海阔天空，因为泥土会滋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真正的自我。

人生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成长的平台变得更加广阔。来到这片新的天地，我再一次驻足，站在复原的上海美专门前，感受着百年前吹来的风，想象着未来的我的模样。

如此单薄的一个我，如此单枪匹马的我，得到了家乡人们的关注和支持，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就这样承载了他们深远厚重的寄望。我知道我是站在老校门前，我也是站在家乡的麦浪里。会有更多人了解香樟叶的形状、闻到雨后野雏菊的芳香，土地不再是困住少年的腐旧胸膛，而是托举人们向上的手掌、安慰人们苦痛的臂弯。

一程问沧海，一程问一粟。或许成长就是不断迷失、不断问询，答案也许远在天边，答案也许近在眼前，也许根本没有答案，成长就是成长本身，无非是一次打击一次站起、一次迷茫一次看清，一路跌跌撞撞、兜兜转转，辛苦地到达目的车站。可能坐过站，可能找不到座，甚至坐错车往反方向疾驰而去，但是总归没有停下。

一程又一程，从考上艺术高中、到考上南艺，而今我将努力成为能为社会

所用的人才，追梦的脚步匆匆，耳边仍回荡着老师那一句“把书读下去，把画画下去”。

我在南艺，在逐梦的新征程上，看到许多上进努力的身影，而今我更能确信，新时代的青年群体能有所作为，也必将大有可为。

六年前心里的种子发芽、开花，仍在生长着，期待着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期待着长成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投下一片阴凉，即使头顶星光、即使雨雪霏霏。

董梦菲，设计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陆瑶 《夏》

# 我与南艺的故事

◎冯嘉瑞

望夕阳挂于枝梢，酒红色的阳光亲吻着漫天白云，微醺的脸颊浮出一天之末最后的热情。几对鸟儿在学校的梧桐树上高唱黄昏之歌。这一刻，校园真美！

## 执校之手 与校偕长

此时正是一天中的最后一节课，望着窗外不禁回想起我与南艺的故事。时间如清风一般从指尖滑过，悄无声息，快得都不曾立足而望。不知不觉，在南艺已经度过了六年的时光，我与南京艺术学院的结缘可以追溯到2017年的那年秋天。那时懵懂的我人生第一次来到南艺，第一次接触艺术的熏陶，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学习音乐。从小我就有一颗追求艺术的心，一直坚持学钢琴学唱歌，南艺是充满梦想的艺术学府。为了能够成功进入这所充满艺术气息的高等学府，我也是全力备考，只为进入南艺附中，南艺附中作为南艺的“孩子”，想踏进它的大门也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以及专业技能才能顺利通过考试入选。最终在老师们的辛勤指导下，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顺利进入附中，开始了三年的附中生活。

犹记得当初刚上高一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带着对高中生活的向往走进了校园。在高中三年的岁月中，结识了许多的朋友，学习到了从未接触过的音乐知识，也不断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水平。母校，为我的高考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我相信，高考战场，我定能过关斩将，踏入南艺本院的大门，开始艺术成长旅程。

在枯燥乏味的学习生活里，有数不清的后悔和不开心，可世界上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东西——友情。在学校里大多数的欢乐，都来自好朋友们的碎碎念，说出口的话有人回，琐碎的小事也能被回应，他们拉拉扯扯打打闹闹，把我从离开父母的悲伤孤独里拉扯出来，把我带进吹拉弹唱的世界里。青葱少年们肩

并肩手拉手，走向我们的“中国梦”。

高中三年的时光，悠长而短暂。对于高三的我，在那个夏天接过高考的接力棒。把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为了心目中那个想要到达的目标，我不会半路就返航。也许梦想曾经黯淡，但我必将用汗水擦亮前进的路，看到前方那胜利的曙光。尽管第一年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让我离南艺又远了一步，但是我没有就此放弃，重整旗鼓再战一年，最终也是不负众望拿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真正地踏入南艺本院的大门。犹记得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最先看到的就是“南艺在等你”，以及南艺的校训阔约深美。

2022年9月的风携着青春的气息、看着路上少男少女的欢闹和满心的向往，我一头扑进南艺殿堂的大门。我穿过上海美专校门、穿梭在梧桐大道上、行走在百岁泉边。啊，又是那个熟悉的校园，是的，南艺我来了。

2022年10月的新生典礼是那么震撼、那么动人，南艺杰出的学子们，在这场盛大的新生典礼上，绽放着各自的火花，让那年秋天的收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在南艺学子《领航》乐章的歌声与节奏的鼓点中，我肃然起敬，立志扬帆起航追求艺术梦想。

## 感恩传承 一往而深

刚上大一的我，像个懵懂的小孩，但又目标明确，就是接下来该做什么，为了将来做什么打算。我面试了我们院的学生会，通过层层筛选，很幸运地被纳进了学生会这个大家庭，在这里，结识了太多的感动与惊喜。

一开始处于疫情时期，学校还没有过多地组织演出活动，基本上都是按部就班地上课。在这种封闭式的学习环境下，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学长学姐们，刚上大一会经常会有很多学习以及工作上不懂的问题，我会经常虚心请教学长学姐，他们也会耐着性子悉心指导，给我提供帮助。我最怕演讲，第一次上台演讲是宣讲南艺的校史，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台演讲，带着一脸迷茫与害怕，演讲时的表情也许僵硬，动作也许笨拙，磕磕绊绊却很高兴，因为那一次，我挑战了我自己，做了自己最怕做的事情。因为我的专业是流行演唱，那必然也少不了登台，在大一的学习生活中，我也参加了无数的演出，也感受到了一场活动精彩的背后是老师和同学们的默默付出，反复排练，也是那时才领悟到舞

台上风采来自师生无数的汗水！如今再回想起这些点点滴滴，哪个活动我进行了外宣，呼吁同学们积极参加；哪个活动我负责了维序，跑东跑西留下了无奈与欣喜；哪次活动出现了错误，受到了老师的批评与指正。这些都是珍贵的记忆。

## 锦瑟绵长 向光而行

在学生会中经历的酸甜苦辣，都是提升我能力的营养。在这里，我学会了PPT的制作，掌握了基础的技能，进行了专业摄影能力培训，不仅如此，我还知晓怎样为人处世，怎样解决矛盾，怎样协调关系，怎样动员力量……虽然在学生会里我做的事情不是很多，但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是无比快乐的，我在集体的忙碌中学会了分担，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珍惜。虽然都有过搬着桌子到处跑的苦恼，有过下课急忙跑去办活动的心酸，有过不停地值班不停地跑腿，但却很少有气馁的情绪和哀怨的声音，我们分享喜悦，分享成功，分享感动。大家积极为活动出点子，发挥自己的感召力，感染周围的同学积极向上。在学生会里，我们不是挂着工作证的“稻草人”，而是一支火把，把自己和他人照亮，让学生会燃起激情与礼花。在这里收获友谊，收获精彩，收获自我。学生会里的感情是珍贵的，是值得珍藏的。“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是我们的宗旨，是师生对我们的信任，亦是学生会这个组织给予我们的荣誉和责任。学生会因为每个人的付出、每个人的奉献而闪闪发光。我们的故事炽热绵长，不负黎明后的阳光。

## 百年艺校 青春正燃

“闳约深美”寓意着南艺人要有博大宏伟的知识结构，要兼收古今中外的艺术精华，在吸纳与创作间深耕，在传承与发扬间至美。南艺已经度过了激流般的一百一十年，多少繁华事，已付笑谈中，可是这句箴言仍然在每一个追梦的南艺人耳边回响。一百一十年间，执着的精神在南艺传承，坚定的爱国情怀在南艺传递，“不息变动”的艺术创新在南艺传扬，同日月常新，扬国光绵绵。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将艺术之光点亮祖国的大江南北，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成为画家、设计师、歌唱家、艺术教育者……他们创作出宏幅巨制，歌唱出最



美乐章，成为艺术工匠。我在这里看到了盎然的绿意、轻盈的舞步、跳跃的音符、细腻的笔触、丰盈的色彩……这是我、我们与南艺的约定，传承艺术，传扬风采，把南艺的故事赓续精彩，播撒到中华大地的角角落落，为祖国的新绿、为华夏的五彩，生长再生长！

冯嘉瑞，高职院校 2022 级本科生



时可 《夜》

## 南艺与我

◎古柳洪

我与她相识是在一年半以前的那个秋天，天气依旧是燥热的，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我踏进陌生的宿舍楼，走进陌生的校园，带着一张懵懂的脸，开始了人生中的下一段旅行。

我知道她，是在百度搜索的词条上，在无数个考研日子里，在我笔记本上的文字里，她是那个时候促使我坚持下去的巨大动力。终于，在2022年的9月份，我们像约定好的网友一样“奔现”了，这可以说是一场成功的见面，我开始慢慢地、真正地去接近她了解她，我很享受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感觉，那是一种安心。

我惊叹于她美丽的容颜，我沉迷于她婀娜的身姿，也享受她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错落有致的布局，让我可以寻找一块属于我自己的秘密花园，在那个落满秋叶的亭子里，我变成了一个演员，模仿着英语动画里的人物角色；我变成了一个朗读者，诗词歌赋，这些充满魔力的文字在我的眼前无限延展；我变成了一个歌唱家，唱着自由和烂漫，那一刻，我创造了一个小世界。

当我孤独无助的时候，她会拥我入怀。告诉我，看！花儿开了，即使会凋零，也要努力绽放，成为最绚丽的存在。教学楼前的梅花，路边的格桑花，宿舍楼边的蔷薇，图书馆楼下的月季和木香花，实在是美得不像话。他们很普通，他们开在角落里，也许无人问津，但那活力四射的黄、娇嫩欲滴的粉、纯洁无瑕的白，都是当下那个时候她送给我最美好的礼物。

她知道，我喜欢文字，她告诉我文字可以带我去很远的地方，也告诉了我文字插上翅膀的方法。我开始阅读，很慢，在那满是文字的空间里，坐下来，沉下心来，去阅读，去见识更广阔的宇宙。那天，我从她的眼睛里看见了窗外的天，那是一望无垠的蓝，我看见落日的谢幕，我看见百岁泉那条路上昏黄的光，迎春花和小草翠绿的枝条垂在路边，目送我离去。我在这段路上走得很慢，

我也想听听她的故事，她孕育了多少优秀的孩子……快到公交站时，我回头与她相视一笑，我想，深夜还未眠的她一定在保护许多年轻的梦想吧！

那些与她相处的日子，那些最简单的快乐，吹散了我内心的浮躁。让我可以尝试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我想爱的人，去拥抱这个世界。那些文字在我的脑海里跳跃，让我学会勇敢地去思考、去表达。那些美妙的文字长出了强壮的翅膀，拥有我不曾拥有的力量。我想，我确信，如果文字有翅膀，它一定会飞回我的身边，带我去领略世界的风采。我适应着她带给我的一切，我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什么，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会是我想象的那样吗？这一切一切的答案，我会和她一起去寻找，去探索。待我离开之时，我也要给她留下一份美好的礼物。

古柳洪，文化产业学院 2022 级硕士研究生



高明媛 《阳光很好》

## 一只蝉蜕皮的间隙

◎李银银

我觉得，在校园中奔忙的学生们就像一朵朵云。

年少的我们像狂野的风暴一样自由奔驰，肆意挥洒着青春的汗水，总在追寻着梦的光点与彩虹的痕迹。

我爱仰着头感受校园里的日落，或绚烂的，或落寞的，总给人奇异的感受。

有时日落，我望见熙熙攘攘的学生们像叽喳喳的鸟雀挤在教学楼前，无比轻快地上蹿下蹦着，总是有使不完的力气、看不完的风景。在他人眼中，我大约也是鸟雀的一只，偶尔会疲惫，有时会停步休息，但在橙红阳光下的侧影总还是如火焰炙热。

并不久远的过去，我以画笔为翅第一次飞过这所校园的高墙。谈及“梦想”，只摆得出“笔下生花，妙笔千山。”却并不急迫：我的寻梦之处，已近在眼前了。

周而复始，迎春的花朵年年岁岁开放。蓬勃的生命力从鸟雀们身上绽放，让青春期特有的徘徊与无助也无处藏身。

寻梦，这两个字似乎已与少年们的灵魂嵌刻在一处。

杨绛先生说：“我们曾经是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有时日落，我嗅到空气中桂花的香气，鸟雀们停在枝头叽喳喳总觉得青春还足够长，长到不用去猜忌人们口中的尔虞我诈，长到还有勇气为爱情说不顾一切的话，长到还能去发现每一天的日落都不一样。直到马路上车辆的轰鸣声又响起，才猛地发现供人通行的绿灯也不过短短几十秒。

可雏鸟们并不沮丧。他们渴望着烟花绚烂的一刻，马不停蹄地错过和相遇。

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定能达到理想的彼岸。正如丁尼生所言：梦想只要能持久，就能成为现实。我们不就是生活在梦想中的吗？

雏鸟们终将各奔东西，可那不只是分别。能歌善舞的那些，站在舞台上挥洒青春的汗水；衔着画笔的那些，笔下生出世间没有的绚烂的花。少年与爱永不老去，即便披荆斩棘，丢失怒马鲜衣。

圆梦，总要蓄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性，砥砺“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品格。世界纷繁复杂，少年们的梦想却可以自由飞翔。

少年们像一支支射出的箭，从不想着回头，只顾着命中目标。他们不喜欢人生浩渺，只想如火焰炽烧。

有时日落，我听见雏鹰展翅时的第一声啼叫，听见列车贴地飞行时的阵阵轰鸣，听见少年们的心跳如平地惊雷，如振奋人心的鼓点，呐喊着要一片自己的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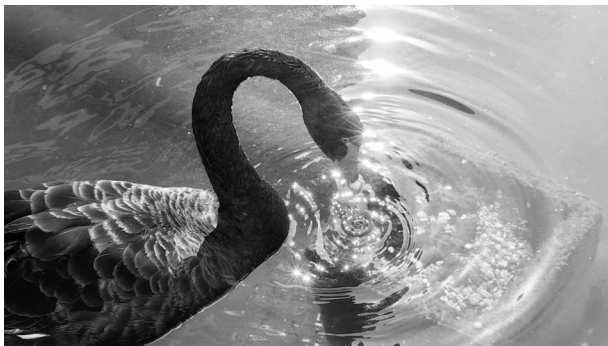
每当我完成一幅画作的时候，那从心的宝库中溢出的兴奋与满足令梦的花火发出令人诧异的光芒。无数在阳光最绚烂处奔忙的云朵用它们明暗交接的身影，让抬头仰望的人们看到：青春与梦想，是丛林，是荒野，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伫立。

逐梦，蕴含着数不清的希冀。少年们趋行在人生这场旅途，在坎坷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

梦想终将照进现实，只因奋斗从未停歇，只因追梦永不止步。

蝉鸣与夏天一同到来，我们与南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李银银，传媒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仇睿卿 《光影》

## 我与南艺

◎孙畅遥

在多年以后的现在，当我跨越上海美专牌坊门槛的那一刻，脑海里浮现的是那个遥远如梦的下午。

那时我还是个拖着鼻涕的孩子，正听了妈的话帮她掐豆角。豆角一掐一声脆响，正专注之时，被一声轻笑干扰了神思——是邻居姐姐，大概已看我许久了。我略有些羞，嘿嘿地冲她傻笑。我喜欢她，她很漂亮，是学画画的，有着不同寻常的气质。她招呼我过去，我赶着上前，豆角争先恐后地从我手中滚落。她面前架着块大木板，板上贴着一大张纸，纸上是个小孩，在掐一盆豆角……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水粉画。不同于小孩子用石头在地上墙上划出的零乱涂鸦，这确是一幅形制规整的成熟的作品，我像个零食为生的人第一次品味到珍馐，恨不得把眼珠子贴在纸上滚动，仔细研究那黄色的线怎么变成头发的反光，而那有方有圆，绿得深浅不一的斑点又是怎么变成我那一盆绿油油的豆角。瞬间我明白了“灵动”“鲜活”这样词组的含义，直到多年以后的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时第一眼看到的心悸。这画于一幼稚孩童太过丰富，我因其不同于我习以为常的看世界的视角而感觉新奇。我领悟到我刚刚连同身边所有的物体被拍扁就是这张纸上的布局，可是画上的光影暗示我这呈现的是一个空间。凝滞的时间与复刻的空间，我好像一时无法理解但又如饥似渴地将这给我的感觉塞入脑里。

现在回想那就是我接触艺术的始端。从刘海缝隙穿过刺射我的阳光，清清爽爽略略潮湿的豆角，姐姐发丝的香气，水润的浓墨重彩的画纸，如梦一般寻求不及，又真实残存于我的感官里。

她将那画送我，我俩变得亲密，我更是对她深深着迷。因为她身上的一切都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她的画室一样的房间，洁白的石膏像，鲜亮丰润的颜料，灵巧的人体模型……尤其是她的作品，画册，雕塑，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

的艺术气息。而这些都是与我家格格不入的，父母工作辛劳而对家里无心侍弄，他们崇尚勤俭务实，家里四面白墙，不允许存在任何无用的饰品。仅有的两盆非蔬菜类植物，是好养活又能清新空气的绿萝。我愈觉那里的新鲜愈无法忍受自己灰白的家里，于是跑去愈勤。现在想想，那真是我童年里最色彩斑斓的一段时间。记得最后一次造访，我问她的学校是哪，她向我展示了她的校徽。那个黄昏，阳光烈度减弱，颜色愈黄，透过窗前的彩色玻璃风铃，在校徽的六个字上投射五彩斑斓的影子，“南京艺术学院”，我默念。

后来暑假结束，姐姐搬了家，我与她便再未相见。那段彩色的时光不过一段插曲，我终究要回到我灰白的正轨。但是，上了初中，我开始爱上了文学。我享受于文字让我纵情幻想，那是一种熟悉的，像当年看画时一样感受到的，打开崭新世界接口的快乐。我能幸福地感受文字本身的韵律美与意境美，和对世界的新的理解。眼见文字，心见的却是梦般的画面。我惊异于文字与绘画两种不同的形式，共性竟如此强烈。直到大学老师讲“文学也属艺术”，我是“果然如此”的恍然大悟。总之，我忍不住攒了零花钱买书来看。谁知母亲大扫除时发现。她生气地挑出，扔进废纸箱，手发颤指着我：“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怎么能看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我和你爸都是朴实的人，从不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你也踏踏实实。艺术是空中楼阁，可我们得脚踏实地过日子。”父母勤勤恳恳，摸爬滚打，从农村拼到城市，让我上了城里学校，这我明白；天天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劳碌，保证我衣食无忧，这我也知晓。我不再有花钱买“闲书”的勇气，无语凝噎。

或许是这样吧。家境并不富裕，埋头赶路的孩子，就不要流连于路边的风景。我始终于白纸黑字里默默耕耘，直到高考结束。高考发挥得并不好。成绩出来后，家中只是无可奈何的漠然。僵硬氛围很快被填报志愿的焦虑情绪取代。妈说，学法律！学经济！文科专业这两个最吃香！爸说，学汉语言好！出来当语文老师！我正听着翻看志愿填报书，忽然被几个字烫到了眼，“南京艺术学院”，甚至看到了那日黄昏的彩色影子。我好像一个终被治愈的色盲患者，黑白的世界里突然涌现一股彩色的喷泉。那个暑假的彩色记忆，那个邻居姐姐的美丽倩影，初中晚上睡前星海般的瑰丽幻象，全部充斥了我的心肺。我只觉得心如鼓雷，嗓子腥甜，热血上脸。好像有什么一直想要追逐的终于被我触碰，我



抚上那六个字，我的手指颤抖了，好像在触碰蝴蝶的翅膀，而我不忍收拢，也不敢追逐。但我已在悬崖之边一脚踏空，让我搭乘上蝴蝶，让我飞起来吧。

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填报时悄悄的反叛，竟成为一条确定的道路。我就像是那片稍显怯弱的柳絮，只是轻轻探出头，不敢奢求的风竟一抬手把我托举起。但面对父母质疑的目光，我还是硬着头皮，把录取通知书抱在怀里。我明白这机会的来之不易。

于是，现在，我站在了这里，看着白鸽在空中翱翔，彩色的钟楼散发出绚丽的光芒。内心忐忑又充满希望。当我学习之余在学校的美术馆闲逛；当我下了课去听艺术家的演讲；当我漫步在校园里，富有张力的雕塑群让我眼前一亮，我渐渐明白，渐渐坚定：艺术并不是什么有闲阶级的消遣品，它与普罗大众息息相关。精神的愉悦是人类的必须，而不是什么应该被压抑的享乐。我开始与过去那个因偷看“闲书”而羞愧的自己和解，开始主动地去追求、培养更加广泛的兴趣爱好。大学无疑在把我过去缺失的部分一一填补，已满十八岁的我开始在精神方面成长。如果之后我的人格愈加完整成熟，这必然是学校的成果，当然，我相信结果定然如此。父母对我考入艺术学院仍有所顾虑，但当我国庆假期回去为他们送上一盆粉嫩的多肉时（尽管多肉并没有大的用处），他们掩饰不住的喜爱让我坚信美与艺术对人的影响。文化生意味着我做不了艺术的生产者，也意味着我还能充任艺术的传播者，教育者。当我第一次跨过学校牌坊时还有些胆怯，但现在我已坚定了我的一生所向。

孙畅遥，文化产业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 南得艺见

◎孙文煊

南艺曾经不是我的梦，那么一笔带过不足成文。继续写来，南艺或许可以圆我的梦。

九月十三号上午，我携着录取通知书迈过“上海美专”纪念门。金秋细雨体感微冷，松开伞柄，手心很热。学子们对南艺的向往，我都听过，来自擅于钢琴的某位亲朋。相似的眼神流光，也给予我力量去埋头寻觅。只是在一个忐忑的下午，一个恰好的分数，一个恰好的代码，钟摆一来回后，敲定了我与南艺的因缘际会。

作为艺术的门外人，没想过南艺会与我有关。已开学几周，我每每反应过来都付之一笑。凝固的黑板怎会布满那飘动着、缭乱着的曲谱音符？的确让我应接不暇。以不熟练的握姿操控毛笔，哆嗦地，坎坷地，描摹被宣纸模糊的物像，曰工笔。半晌方才直起身子，呼出浊气，擦拭墨渍。可也享受得很，感觉快要成为四分之一“艺术家”，全然把课程名称那碍眼的“基础”二字忽视了。其实那天去图书馆，明明是直奔文学专区，厚重的《美术中国》却把我留住两个小时。我想我是热爱艺术的，爱没有界限，如果可以拥抱，那拥抱得笨拙又有什么关系。

镜头切回四个月前，夕阳总会惹红无数青春的高三教室。“王国维人生的第三境界是……”反复呢喃着语文老师的传授，以增色议论文。思绪随之弥散，猜想着高考分数和大学，仿佛在与前途打赌，未知被印证的时刻让我兴奋，油然而生的宿命感使我着迷。当老师说到 xx 大学设计专业也很不错时，不会画画的我无奈又不可说不悸动。也始终想做一名浪漫主义写手，因为坚信文字有振奋人心的魔力。直到我遇见并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它从政治主观题答案跳离，它可以涵盖管理学、传播学、艺术学，它赋予我创作艺术的机会。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南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我们爱具体的事物，

做具体的艺术。课后漫步，心里边想：是不是我也可以走得很远？

在校园，我的梦是缤纷绚烂。桑德堡的风只捡拾月光池塘，或许我能成为百岁泉的独家记者么，不止于照片，使行色匆匆的人们和翩然而至的飞鸽变成静物画里的模特，更愿以文字形式永远保留帧帧幕幕，鲜活与澎湃。下雨时水面渐起涟漪，白鸽落于我的伞上停歇，惹人怜爱。孤傲清高的黑天鹅，两副面孔在水陆间切换自如，无意取悦别人，但不冷淡身后的盈盈笑意，别扭地转身又不离你而去，海神目睹着这一切。倘若加上乐房旁一荫蔽小道，我的履历会丰富尤甚。那是我去实验楼的必经之路，是猫猫浓度最高之所，它们时常伴唱调曲音入眠。

对于书写文字，此刻音乐学院勤练的同学是我的榜样，在抚摸乐器时便胸有成竹。谅解我笔力尚浅，用一字形容还短暂的南艺校园生活——巧。授课的老师们内蕴“巧”，求知的同学们思维“巧”，劳动的职工们精神“巧”，校园的建筑布局“巧”，一草一木都巧。

刹那间，正如风经过光影梧桐路，不空清泚亦激滟；正如画者挥洒色彩长舒卷，不空犀利亦豁然；正如舞者承步翩跹练功坊，不空佚丽亦绰约；正如歌者绽放比莺天籁腔，不空婉转亦悠然……感受溢满，我与南艺不止寥寥几字。提笔倾泻至此，抒难得一见之欢。

孙文煊，文化产业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张奕璇 《蔷薇》

# 花木葳蕤

——南艺草木记

◎汤林熹

鸡冠花开了，芭蕉的绿边焦了，法国梧桐土黄的旧叶摇摇而落了，金陵的南艺的秋便悄然而至了。秋的开始，是暮的一阵寒潮。她带来一夜风雨，却留下漫天朗朗。在这样热烈的日光下，南艺的草木进入了生命新的周期，我把这一时段，称作“花木葳蕤”。

## 葳蕤之一——鸡冠其密

大抵因福建鸡冠花都是紫色黄色的缘故，当我踏进南艺大门，撞见钟塔下流淌着朱红的鸡冠花之时，竟颇有“荡胸生层云”的讶然与开阔。它的热烈，仿佛嚼着牙缝紧着舌尖泼出去的金陵方言，却又氤氲着黄瓜园的清新风致。你要说它像“风辣子”，却丝毫没有轻浮之气；你想夸它沉稳，它却红得那样叫人心慌意乱。我尖着心凑上前去，不承想这成片的红，是细细密密，盘盘绕绕的长瓣堆叠而成，日光下斜，给朱红的花瓣罩上一层深红的阴影。蓬勃的生命力，便在这明与暗的交合处潜滋暗长。十余花瓣缀做一枝花，百余枝花织成整片田，不需要水仙的清新脱俗，不艳羨寒梅的古高傲世，披上这炸开的红，拥抱着蓬勃的葳蕤之气，鸡冠其密，便是南艺校园里的大俗大雅。

## 葳蕤之二——芭蕉层叠

转过孔雀笼子，向西南绕去，走上约莫十余步吧，我便被层叠的芭蕉包裹起来。我的周身被泼了一桶浓绿，它顺着我的发梢，滑下我的臂膀，最后停在脚边，汁水淋漓。来不及擦去这一身清凉，我匆匆抬眼望去，最底下的旧叶在寒潮的搅动下变得枯黄，但油亮的新叶却趁着秋阳扑簌簌生长起来，一层又一层，一叠加一叠，叠叠层层，层层叠叠。忽地，我瞥见了藏在密叶下的芭蕉花，

一条粉线，两条粉线，上千上万条粉线，把这花苞撑得鼓鼓囊囊。鹅黄的花序在花瓣间探头探脑，引来黑的黄的蜜蜂振翅扭腰。不同于鸡冠花明快的色层，秋日里的芭蕉完全由绿色和粉色的线条排列而成，大大小小的空间，被粗粗细细的线条分割，仿佛酣畅的《兰亭集序》。因此，芭蕉的葳蕤，更有中国味的生动气韵。

### 葳蕤之三——解落梧桐叶

“呀，才买的勾线笔又得换了。”觅得一条通往西门的小径，沐浴着秋日暖阳，我匆匆向后街走去。何曾想，这是一条栽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我提溜着袋子疾行，不小心惹来了一阵大风。风裹挟着家属楼里逸散的炒蒜香从东边而来，又牵拉着梧桐旧叶向西而去。或许是叶片上趴只蜗牛的缘故，一片黄叶悠悠地落进我的书袋子，顷刻间，九十九片叶子从树梢落下，又顺着风的痕迹，划着之字躺在柏油路上。来往的自行车冲破枯叶薄薄的路障，将枯叶扫到路边。我俯下身子，去看这树叶堆堆。诚然，枯叶堆堆充斥死亡，不过，在我看来，它是葳蕤的代表。在解落的桐叶的罅隙里，我看见了来年枝头冒着热气的桐芽。

南艺的草木，沾染了艺术的味道，每一寸弯折，每一块树叶的荫翳，都是那样的美好清丽。寒潮后的暖阳，又让这里的草木丰满起来。鸡冠、芭蕉和梧桐合成的圆舞曲，在流年的旋转中，留下一串串“葳蕤之歌”。

作为南艺美院国画系的学子，在生活中体悟自然，往往是逐梦路上的必修课。人如草木，草木似人，“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只要穿越寒潮，我们终究会在逐梦的路上迎来自己的“花木葳蕤”。

汤林熏，美术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王儒慧

这是我在南艺度过的第二年。

相对于大一一整年的迷茫，大二的我好像逐渐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我想，我规整又自由，我明亮又模糊。

我是歪打正着来到南艺学习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的，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对这个专业一无所知。修碗？补画？鉴赏？未来要学习什么，我无从知晓。大一开学之后，与高中课堂截然不同的课程安排和学习任务让我一度陷入迷茫。我戴着耳机，不看手机，看路上的人。去吃饭，去上课，去学习。可是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这样吗？为什么去上课？为什么怕挂科？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我需要这份学历？为什么我要学习文物保护与修复这个专业？这些问题我都有自己的答案。不过为了寻找这些答案，我好像花了不少时间，也很费劲。

一整个大一上半学期，我都是在混沌之中度过的。我每天都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日复一日。教室、食堂、校外宿舍三点一线。我曾多次在图书馆面前驻足，但是一次都没有踏入其中。同时，大一是以我惨淡的绩点收场的。大一上结束后的一整个寒假，我都在想，我要这样子一直在南艺浑浑噩噩度过这四年吗？我周围的人，好像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她们都坚定地按照自己的计划前进着。她们很清醒。她们很勇敢。

我想去看什么叫苦难，什么叫平凡，什么叫长夜，然后日复一日地告诫自己：不要因为自己的懦弱而沾沾自喜，不要放任自己由平凡滑向平庸。

我可以有一个不出彩的人生，但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风骨的人。我想在南艺学到有用的东西。

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走进逸夫图书馆，我从一楼转到二楼再到三楼。我犹豫了好久之后才在最角落的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那是在傍晚，透

过图书馆的窗户，可以看到窗外的晚霞和落日。当夕阳即将消失在天地相接之处的时候，霞光烘暖了一方晴空。太阳温暖，天空明亮，校园里的每一个人都闪闪发光。大一下上了很多理论课，书画史、古代汉语、艺术考古，各种各样的史论课程，需要整理的笔记有很多，要学习的知识点也很多。我逐渐对文物保护与修复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通过观看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一系列纪录片，我也对文物修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开始期待我未来的实践课程，开始期待我未来在南艺人文学院的修复室进行实操。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可以从事陶瓷修复的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修复师。

我的日子有了光亮，我爱着我在南艺度过的每一天。刷卡，找到座位，坐下，整理笔记或者看一会自己喜欢的书。图书馆每一类书都很多，无论是文学还是文物专业需要的图志都很齐全，有时候我也会阅读一下馆刊《一品阅读》。《渴望生活：梵高传》是我今年九月份最喜欢的书。在梵高死后，他获得了无数的赞誉，他的画也成为收藏市场的顶级藏品，但这些和梵高无关，真正的艺术家只关心宇宙、人类和自我的对话。

我享受在图书馆的每一刻。我不停地看书，看文学历史，不停地走，看山川大地。尽管这些书，这些路，可能与我的未来无关，但是他们教会了我思考。

未来我可能一无是处，籍籍无名，甚至一无所有。但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要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精神，它能滋养我的灵魂，与前途无关，与钱财无关，与他人无关。

人不该是一张白纸，一张只写着酒色财气、功名利禄的潦草的一张纸。

没有课程的时候这些步骤会重复，反反复复。但我并不觉得枯燥和重复，我觉得我生命里面的每一秒都是新鲜的，至少我会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至少我的灵魂是正面朝上的，是在阳光下照晒的，没有被捂着，没有被腐蚀，没有被封锁，我是幸运的。

走出图书馆，幸运的话还会遇到小猫。有时候去图书馆借书，大门口就趴着一只悠闲的猫咪，轻轻唤了一下，它就跑过来蹭大腿。摸它毛茸茸的头，它就顺势躺下来露肚皮，走的时候我说拜拜，它也小声喵喵叫。小猫咪真的太萌了！

大一的时候我住在校外宿舍，每次回去都会走从人文学院和演艺大楼之间



到西门去坐公交车那条路。走下楼梯的时候，会听到音乐学院的同学在演奏各种乐器，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走到演艺大楼二楼的平台上，有时候还能看到音乐剧系或者舞院的学生穿着演出服进行一些排练。南艺的校园设计得超级有艺术气息，随处可见的绿化、花树、涂鸦，都能够让人心情愉悦。

沿着乘公交那路再往前走，就会有好吃的南艺后街鸡蛋饼，还有小树林甜品店，还有水木秦淮。没课的时候去后街的画材店转一转，或者买点好吃的食物，都算是对自己美好日子的一个补充。

大一下半学期的时候，我也经常喜欢去学校的美术馆看展览或者听讲座。它们都构成了我生命中很美好的一天。

大二开学搬进校内宿舍之后，去图书馆也变得方便了。吃完饭可以在校园漫步，创意街区那条街道配上两排的梧桐树真的很有意境。校园里面新开了水果店和烘焙店，食堂的饭菜也在改进。大二课程增加了很多，但是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无论是国画课、书法课还是装裱课，这些课程虽然对零基础的我非常困难，但是在不断的学习之中，我感觉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以前的我，遇事则焦虑。而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应该执着于理想，纯粹于当下，看一万种风景，但只成为自己。我想要在未来考研继续研究文物保护与修复方向，想要在未来的学年中深入对文物的研究，想要不断提升自己，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

去闯荡，去遗憾，胜过镇守原地的不安。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不待春风慢，我以明月宴群山。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我热爱我的现在。我与南艺的故事，未完待续。我愿未来的每一天，都精彩。

王儒慧，人文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 追光

◎王语嫣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曾忆得那年提灯看马的少年意气，也曾记起行至水穷之处的迷茫无措。风悄悄拂过，嬉笑着吹散了耳旁挽好的头发。猛回首，回忆化成片片残影掠过，唯留我一人唏嘘。

我想我是喜欢光的。孤身一人时便常常望着光影发呆，是大树下随风而动的点点光斑，是公交车上流动不息的光影，是人行道上来往不断的交叠人迹。仿佛在凝望的时候，我在那温暖的光中，又回到了那个瞬间，那个正值盛夏的瞬间。

高一那年，我第一次了解到南京艺术学院这个名词。还记得那天是在的电脑房内，阳光穿过栏杆与桌上的水杯碰撞，身旁的同学使用电脑检索着，嘴上念念有词：“好美！我真的好想考上这所学校！”我的意识悄悄地飘了过去，指尖无意识地搜索着，忽地，南艺的校门猝不及防地转跳到了眼前。

独一无二的校门设计瞬间抓住了我的目光，“好美！”我惊叫着，“我也想去！”可是转念一想，我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呢。这样一来，不由有些垂头丧气，初入青春的少女最是浮躁，恰逢铃声骤起，身边的同学窸窣窸窣起身关了电脑朝教室走去，我匆匆关了电脑，只来得及在起身时匆匆瞥一眼，便将其抛至脑后，朝大部队跑去，而那张照片却悄悄隐入了心底。这就是我与南艺的初识，在那年的盛夏，一颗种子在一个少女的心中悄然种下。

三年的高中生活转瞬即逝，转眼便到了集训冲刺期，随之而来的是高强度的训练，这对于一名普高中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考验。离家的慌乱、枯燥的训练、升学的责任，一瞬间如洪水猛兽扑来，我几乎不能呼吸。

天空是灰蒙蒙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连阳光都不再耀眼。那时的我总是低着头，如同被罚站的小孩，手足无措。我不断问着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很可惜，每一次发问都没有答案。无措的情绪蔓延到了四肢，像是致命的毒药，

我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直到那天，我再次在手机上看到了南艺的照片。

米白的校门上郑重地镶着南京艺术学院，校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被盛开的花儿簇拥着，那花儿是那样的鲜活而张扬，连带那文字也染上几分活力。照片上的光穿过没有温度的屏幕照射在我的眼里，它明明没有温度，却让我没由来地感到温暖。眼底逐渐融化，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了一息放松，我不禁闭了闭眼，轻叹了口气，久久纠缠的迷茫感蓦地消散了。

原来，我的目标仍然是南艺啊。是啊，为什么不试试呢？尽管路途遥远，尽管压力如山，尽管希望渺茫。但是，如果不拼命够一够，不放手搏一把，谁能赢下那束耀眼的光？于是，当初无措的少女，不再抱怨，不再惆怅，而是义无反顾地迈开了双腿。她还是久久地低着头，向前走。但这次，她迎光而上，这次她走向了她的光。

在故事的结尾，少女终于走出了迷雾，亲眼看到了米白校门，触到了怒放的花。电脑屏与现实在一瞬间实现了重合，心狠狠一颤，我在水穷之处，看到了云起之时。你看啊！我追到了光。

现如今，我坐在阳光正好图书馆内，看着被暖阳笼罩的书柜，满足的情绪包裹着全身，又想起李白那句流传千年的诗句，“愿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鱼。”我想，我辈青年应能化鲲鹏，振翅直上九万里，观星云而追初升；亦能化溟鱼，沉心深潜入海底，畅游于无尽海洋。我愿站在巨人的肩上看星辰，也愿入最深之井究根源。

而我会在这个梦开始的地方继续追光！

王语嫣，舞蹈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 怀揣梦想，艺起向未来

◎陈湘丽

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

——题记

村上春树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青春的旅途短暂而又坎坷，不知不觉，早已过半。在这条路上，我们都经历了太多太多，成长的路途不是一帆风顺，愿我们怀揣着炽热的梦想，一起走向更远的远方。

## 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

2019年暑期，家庭教育剧《小欢喜》的播出，给当时正在上高一的我带来了极大的情绪价值和感情冲击。剧中人物方一凡教会了我许多，成绩没有那么出众，甚至可能上不了大学，但是在那个人人都说高考是唯一出路的时代里，他兜兜转转找到了自己所热爱并愿意为之奋斗努力的爱好。艺考，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出路呢？也是因为剧中他的人物故事和最后的剧情走向，让我第一次听到南京艺术学院这个名字，让我想要去追寻方一凡的脚步，让我萌生了想要考南京艺术学院的想法。

2019年寒假，面临文理分科，顶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和老师家长期待的我，每天缩在自己的被子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迷茫、很崩溃，垫底的学习成绩让我惊慌失措，陷入无尽的黑暗里，我找不到任何的出口，甚至一丝光亮我都看不到。在交上文理分科报名表的前一天，我将自己所有消极情绪都放到了自己被剪去的长发里，告诉自己从头开始，再试一次，我选择了自己根本不擅长的理科。

好不容易在这无尽黑暗的前途中捡到了一根火柴，我曾很努力地试着擦亮它，以微弱细小的光亮，哪怕只有一丝丝，我都愿意向前走一步。开学理科班的一个月，无情地将这一丝丝光吹灭了。跟不上的数学，听不懂的物理，记不

住的地理……这一次，我自己放弃了，我选择离开普高来到职教，走艺考这条路。为什么这一次会毫不犹豫呢？因为我知道来到职教走对口路，我也能够到我的梦想学校——南京艺术学院。

转学后，见到艺术班班主任第一句话，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老师，想考南京艺术学院难吗？自此，我知道，高考不是唯一出路，条条道路通罗马，实现梦想的道路，不止一条。

2020年7月22日，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来南京艺术学院六个字，家里的房间里贴满了要努力实现梦想的标语。2021年3月14日，生日当天，我在自己的错题集的首页再次写下了南京艺术学院六个字，我希望18岁的生日愿望可以实现。2022年除夕，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疫情当前，高考在即，既要好好学习文化，画画也不能落下，凌晨两点多睡不着，在日记本上又一次写上了念了好久的六个字。

2022年6月20日，技能高考结束，乘着大巴车离开梦寐以求的学校，一切都结束了，当时的我还在想，下次还有机会回来吗？至此，三年痛苦又快乐的高中生涯落下了帷幕，结果未知，但是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

那些数不清的眼泪和波折最后还是换来了七月的录取通知书，念念不忘，终有回响，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在这一刻，让我看到了坚持的意义。九月踏进南艺大门的我，好像做梦一般，在黑暗中徘徊了太久太久，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未来继续走花路吧。

##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

时间走得太快，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是南艺一名大二的学生，看着踏进学校的23级新生，内心不禁感慨：现在的我，竟然也变成了他们眼里的学姐。在南艺已经一年多了，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竞选成为班委，第一次准备面试稿去社团面试，第一次做志愿者，第一次参加了校园歌手大赛，第一次作为社团干事去组织和开展线下艾滋病普及活动，第一次参加校园音乐节……南艺的生活丰富多彩，而我像一个收藏家，将这些美好体验通通收入囊中，去成就更好的自己。

我知道，一路走向南艺的路很曲折，幸运的是最终我还是抵达了梦想的彼

岸，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从熟悉的小村子里来到陌生的城市上学，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切换到努力生活的小大人，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激励着我更加自立自强。在南艺的学习生活中，我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团队合作，学会了处理人际关系，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让我更加有信心去面对前方未知的挑战和挫折，相信自己，去成为更好的大人吧！

正如李白的那句诗“轻舟已过万重山”，南艺是起点不是终点，是我梦想的第一站，未来的路更加扑朔迷离，也许我会选择考研，也许直接本科毕业，但这些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未知的且充满挑战的，但只要我心中怀揣着梦想和希望，就有前进的目标和方向，拿出勇气，拿出干劲，继续奔跑，去书写自己的华丽篇章，南艺和我同在，我们一定会一起奔向更好的未来！

陈湘丽，高职院校 2022 级本科生



刘怡玮 《南艺初雪》

## 泛舟艺海，圆梦南艺

◎龚泓汇

时光如水，又是一年金秋开学季，我从去年懵懂的大一新生摇身一变成了大二的学姐。在这一年的学习生活中，我经历了初出茅庐的迷茫困惑、初见同学的慌张，但在南艺雄厚的平台资源与丰富的文化活动的帮助下，我提升了自己的能力，逐渐寻找到了自己的目标。我的躬身求索让我在茫茫艺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盏明灯，泛舟前行，圆梦南艺，乘风破浪，再谱新篇。

### 跌撞求索寻方向

枫叶红，银杏黄，又是一年金秋至。回首去年，初入校园的我莽莽撞撞，懵懂迷茫，没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虽经历了高考的磨炼与洗礼，我对前方的大学之路却没有明确的认识，仅仅揣着一颗对艺术感兴趣的心独自踏上了前往他乡求学的道路。在历经疫情防控的阻碍、材料转移的手续后，我终于带着憧憬与向往顺利进校，我渴望在这个艺术世界找到自己的方向，也寻找到那个怀揣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理想。校门口上海美专的门楼、美术馆与音乐馆宽阔的天地、美术学院廊道中放置的画作都提醒着我：潜心艺海，逐梦南艺。

南京艺术学院是一所多元的学校，在校园里，绘画创作、空间设计、乐器歌声、形体舞蹈、表演艺术……多种多样的艺术实践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进行着。而我作为一名美术学的学生，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实践方向与实践道路呢？潘天寿先生曾这么说过：“画格，即人格之投影。故《传》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因此，先要培养自己的器量见识，再培养自己的文才技艺，前路就在脚下，打好基础是最重要的。我踏踏实实听课，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悟出，在学习美术学的路上光有学术兴趣远远不够，还要有实践功底与广阔见识。我也由此开始了在艺海的泛舟前行之旅。



## 拨云见日求突破

怀揣着对艺术的渴望与初入大学的兴奋，我开始了自己的圆梦之旅，以奋斗与突破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少年总有雄心壮志，当我逐渐开始找到目标时，困难也接踵而至。我用心感悟生活中的艺术，但大学课程教学的变化与作业的要求却让我难以适应。老师布置的小论文看似简单，但确定有深度的论题、挑选专业文献展开论证，规范文章格式等都需要我们自己探索，路途虽难，但乘风破浪扬帆起航之道正蕴含其中。

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劲，我开始沉浸艺海，依靠自己的力量探索晦涩艰深的西方美学理论、博大精深的中国画论和多元丰富的艺术作品。可时间紧任务重，我拼尽全力写出的论文仍不尽人意。我逐渐意识到，仅靠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我更应该借助学校的资源，突破自己。首先，我抓住老师批改论文初稿的机会，查漏补缺，找到自己的学术漏洞，弥补自己的细节不足；其次，参加学校的专业文献检索与利用的选修课，提高自己检索文献的能力，获取更多文献收集的渠道；最后，在专业的论文写作课程中，我得到了更专业、有针对性的指导。经过一年的努力，我渐渐掌握了规范写作、格式标准的能力，培养了问题意识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我将风雨尽收眼底，继续探索艺海的真谛。

## 乘风破浪前路长

大一这一年，我在成长与奋斗中度过。梦想在我的心中生根萌芽，更带领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我将传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聆听时代和未来的庄严召唤与殷切需求，筑牢艺术学习与研究的坚实基础，让艺术服务人民，让“美育”在南艺焕发生机。南艺“闷约深美”的校训指导我们包罗万象，兼收并蓄，不断精进，传播大美。学校提供的多样的艺术文化资源可以让我们打下扎实的学习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有更好的发展。

潘天寿先生还曾说过这样一条艺术创作与做人的理论：“《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做人之道，亦是治学作画之道。”在追求学术与艺术的路上，人应当像天一样，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歇。新时

代属于新青年，新入学的小学弟、小学妹们，南艺就是你们梦想的起点，希望你们借鉴前辈经验，利用这里丰富的资源，心怀梦想，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用努力与汗水在人生的舞台上创造自己的辉煌！

龚泓汇，美术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张纯馨 《夜晚》

## 少年当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

◎和佳茜

如果说生命是长旅，那么每一个追寻梦想的人踏上的就是一条崎岖而诱人的险道。因为怀着对梦想的爱，人们才能勇敢迎接各种挑战，无惧黑夜的磨炼，最终迎来玫瑰色的黎明。

在这个充满喧嚣与浮躁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理想指引前行的道路。“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人生若是如歌，对梦想的追寻便是其中的华彩。

青春二字，对于高中生而言，或许是高考奋战途中，遭遇一场兵荒马乱，却也未曾放下笔剑，毫不妥协；对于踏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是历经质疑、考验、磨砺，却从未放弃寻梦的脚步，砥砺前行。恰如巴勃鲁·聂鲁达所说：“所有的青春都像一盏灯，在雨中被冲倒，湿漉漉却在燃烧。”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青年人有着无法燃尽的逐梦精神。

成长，逐梦，未必会一路顺遂，唯有直面困难、迎难而上，方能至于远方。

外交官张京便是如此。幼时即立下志愿，随后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她始终笃定修习，为着理想自我锤炼与精进。当真正踏入外交界，面对高难度高强度的中美外交突发情况，她从未踌躇，往日的志愿与沉淀，令她镇定地展现了强大的外交能力，也赢得了国内外一致的认可与尊重。

而相比起张京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目标，踏入校园后的我，更多的却是迷茫。相较于高中，大学自由程度高，但是这种自由如果缺少自我调节，最终将会变为沉沦。一个毫无追求的人，不可能赋予任何一样事物精细的管理与调和，使其最终趋向于井然有序；同样，一个理性自律的人，不可能放纵自己的生活，使其最终沦为杂乱无章。而大多数人处于两者之间，做不到真正的自律，计划严密，也无法舍弃追求自律的想法，彻底躺平。当时的我何尝不是这样，总是被人流裹挟着在道路上前进，好像身处于大队伍中，心里总是有一种安全感，

可是有些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我们难道都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我们为什么都得跟着别人的脚步，朝着一个方向走？难道走的人多那个方向就一定是正确的？可每当我停下脚步思考，再抬头，发现大部队仍在前进，我又会抛下“杂思”，快快追上。那个时候任由时光流逝而慢慢模糊了自己，自己像是很多人重叠的影子，迷失了我自己的方向。

意识到这些后，我慢慢地沉静下来，一个人走的路也是路。结交了新的朋友们，他们不需要和我一样喜欢春闻花香秋拂落叶，不需要和我一样期待夏听细雨冬望飘雪，大家都不需要一样，但只要聚在一起都能发自内心地感到温暖和幸福，这是每个人不同而拼凑出的完整。我意识到逐梦的初始是要识梦，认识你自己真正的梦，要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并且去努力靠近。

季羨林曾说：“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烁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青春路上，遭逢黑夜、未知、疑难，须记得抬起头，回望来时的星光，怀揣对梦的向往，勇敢向困难出发。

忆往昔，踏秋叶而来，只为追逐心中理想。展今朝，饮秋露而别，再次走向万里征程。观未来，伴秋风而舞，唯愿永葆赤诚之心。

和佳茜，工业设计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汪悦 《金秋》

## 我暗夜中的“灯塔”

◎胡琼丹

南艺旁标志性的电视塔对于高考时期的我来说就像是夜晚漆黑海面上唯一的“灯塔”……

小时就听闻南艺美名，大家都称赞它是艺术的殿堂，但将南艺真正与我自己关联起来是高一。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美术生，从高一才接触美术，走上美术统考之路。我对美术谈不上喜欢，倒是更把它作为一种工具，一块我上大学的敲门砖。一天，班主任让我们在后面黑板写下理想大学作为目标，看同学们一个个都写上了理想大学的名字，当时的我对专业院校了解甚少，只知道南艺好，因此，我不太坚定地用白粉笔写下了“南艺”。其实当时对南艺也了解不多，南艺对我来讲也不过就是一个大学的名字，想到南艺脑海中就能浮现出那个很有标志性的电视塔。当时的自己完全没有想到将来的自己会这样坚定地为一高一随手在后黑板上写下的目标而拼搏，并且真正走进了这所“传说”中的大学。高一的我像在黑夜行驶的孤舟，此时的孤舟只是听闻远方有“灯塔”，却还没见着，依旧在漫无目的地盲行。

真正向往南艺是在高二。高二的劳动节，我和母亲来到南京，我登上了布满历史痕迹的明城墙；登上了紫峰大厦俯瞰南京城；见到了南京博物院里跨越千年的古文物；见到了音乐台浪漫的白鸽；吃到了软糯的梅花糕；喝到了香甜的美龄粥……我也第一次透过梧桐树间的空隙遥远地看见了南艺电视塔。我太喜欢南京城，它既是金陵也是南京；我太喜欢南京的街道，太喜欢街道两旁那遮天蔽日，屹立百年却仍生机勃勃的梧桐树，它们像一个个见证时代变迁的长者，佝偻着，注视着，粗糙的树皮，茂密的叶……太想留在南京。从此，对南京城的向往，对南京城梧桐树的喜爱，衍生出一定要考上南艺的决心。南艺旁的电视塔如梧桐树，真正扎根生在我心里了。很快，迎来我向往的在南京的生活了。美术集训给我一个短暂住在鼓楼区的机会。但美术集训压力太大，街边

的梧桐树似乎也不再让我感到惬意和美，遮天蔽日的叶子挡住了所有光，我每天仿佛生活在阴霾之中，似乎那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不停地向下挤压我，压得我喘不过气，似乎要被生生碾进泥土之中。临近统考，心情愈发压抑，好朋友拉我去天台看日落，那天落日太美，虽是落日余晖，却短暂地驱散了心头的阴霾，让我又看见我的“灯塔”。电视塔在夕阳下好美好美，朋友替我拍照，于是，我和电视塔的第一张合照诞生了。后来的一个休息日我曾和朋友来到电视塔底下，我们想进南艺看看校园，却由于疫情原因，没能如愿，这是我到那时为止离南艺最近的一次。我的美术水平并不如意我自己明白，但对南艺的向往让我像着了迷一样，咬牙练习来弥补天赋的缺陷。太累了，太困了，太苦了，多少次抹着眼泪，在画室画到很晚，但是只要一想到南艺，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电视塔，我又像忘记疲倦痛苦一样，像沙漠中濒死之人看见绿洲一样，我依然愿意往前冲。即使高压，内卷，对于统考的紧张害怕像一场大风暴，要将小船掀翻，淹没了，但是我能看得见灯塔，我知道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前进！我不能认输！又拼搏了一段时间，统考来临了……

高三是我觉得南艺离我最远的时刻，也是我最终抵达的时刻。统考成绩出来了，很不理想，统考的分数，取得好成绩的同学们的笑脸，一些讨厌的风言风语……对我来说都是刺痛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即使这样努力了也得不到好结果。我对自己很不自信，开始陷入对自己的全盘否定。统考失利对我犹如一场海啸，撕碎了我的小船，我想放弃挣扎，跳入海中，躲避一切……此时的“灯塔”又被厚厚的迷雾所掩藏，看不见了。对待高考的态度也变得消极，一度想去参加春季单招，放弃高考。周末玩手机，刷到南艺学姐发的“南艺开学第一天 VLOG”，视频中，学姐拍的电视塔似乎在阳光下发着光，学姐也像发着光似的，整个校园都在阳光下发着光芒，心中枯死的梧桐树复苏了，对南艺的疯狂渴望又彻底在心中席卷开来。想起那张我与电视塔的合照，并翻相册找到了它。我望着那张照片，眼中不觉湿润了。“灯塔”重新亮起光芒。我不再自我放弃，我爬上漂浮的木板，又一次坚定地朝着“灯塔”的方向划去，我不再是夜晚海上迷失方向的船，我又找到了前进的方向。疲惫时，迷茫时我都能看见那忽远忽近的灯塔，我明白朝着那方向行驶就好，我是心安的。这一次我成功了！我真的到达了目的地。高考成绩出乎意料的好，弥补了统考失利的缺陷，在灯塔

的指引下，如愿进入南艺，亲眼看见了梦中无数次憧憬的景象。

现如今，我已可以在当时被拦住的门那儿来去自如，再走一遍之前来时走过的路，眼里是湿润的，我庆幸自己的幸运，我佩服自己的努力，我感恩“灯塔”的指引……靠近“灯塔”，使我变成了我羡慕、向往的人——NUAERS。

胡琼丹，电影电视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王淑 《斜阳》



## 瞬间

◎花嘉忆

日本知名文豪芥川龙之介说过：“删除我一生中的任何一个瞬间，我都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那么，如果删去我在南艺生活的这一年中的任何一个瞬间，这一年的回忆也就不能称之为完整圆满。

最近网上很流行这样一句话：“人一生只活那么那么几个瞬间。”这句话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些网友认为，说出这句话的人仅仅把生活看作消遣，不关注“人生”这一个漫长故事的本身，却只去追求快餐式的快感和痛感；持反面态度的人们则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好，人终其一生能被记住的高光时刻有多少，刻骨铭心的黑暗时刻又有多少？这些瞬间不同于其他漫长的时间，但它们却能真切让人感觉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间，不庸庸碌碌，不普普通通。

其实，这句话出自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原话是：“人不是活一辈子，不是活几年几个月几天，而就是活那么几个瞬间。”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对，少年时期的“欲买桂花同载酒”“似状元，得意春风殿”；中年时期的“一番辛劳终有成，步步高升博得场”；老年时期的“依依天伦乐，和和家室欢”，抑或是春节时烟花炸开的瞬间，秋天伴着阳光和微风闻到第一缕桂花香的瞬间，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见面拥抱的瞬间……每一个瞬间都是那么珍贵，都是那么有纪念意义。因此，我也想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自己在南艺这一整年中所经历的、每个动人的瞬间。

### 风寒饭菜温

那是刚入学半个学期后，也是新冠疫情全国肆虐的那几月。

寒风萧萧，整个南京也都陷入了关于新冠病毒的白色恐怖之中。地图上的红色区域一天比一天多，每日核酸如果有一例异常，等来的便是全小区、全校的封锁。

很不幸，当时还是大一新生的我所在的虹桥小院也没能幸免，楼上的一整个宿舍都被感染，于是虹桥被整个封锁，大家每日的吃饭、洗漱都成了问题。连每天最基础的饭菜，都得宿舍长下楼拿取。

犹记得那是突然封锁的第一天，所有人都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突然就收到辅导员发来的隔离消息。“连宿舍门都不让出，已经这么严重了吗？”宿舍中的大家都如此想到。浓重的忧愁情绪像一朵一朵的乌云萦绕在我们的心头，让人有些喘不过气。

虽然在早已开放的今日，反观去年那时的情形，已经是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心态，但是在当时，对于第一年离开父母前往南京求学的我们而言，那种担忧、恐惧的心情甚至是难以用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担心我们的衣食住行，担忧我们尚未能完成的课业，恐惧未知的病毒，恐惧以往平静的生活一去不复返……

“咚咚——”轻柔而富有节奏的敲击声蓦地响起，打断了我连绵不绝的胡思乱想，靠近宿舍门边的我连忙跑去开门。

“孩子来啦？快接着吧。今天突然封闭吓坏了吧，阿姨给你们送饭菜来咯，之后情况好转就派你们宿舍长来拿。”

出现在我眼帘前的，是一张熟悉而温柔的脸。尽管四五十年的风霜仍是不听话地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她那双笑着时温柔极了的月牙眼眸，还是带着饱满的青春的气息。她的手上端着满满当当六盒盒饭，氤氲出腾腾热气。

她是我们每日进出宿舍门都会遇上的宿管阿姨。那时那刻，宿舍楼道的窗户并未关上，丝丝寒风吹起了阿姨的发丝，但阿姨手中的饭菜却滚烫至极——正如我那颗仿佛在温水中熨着的心一样。阿姨笑着把盒饭递到我手中，凛冽的风、阿姨脸上热情的微笑、冒着热气和香气的饭菜构成了一幅充满爱的画面，这一瞬间，心中所有的不安仿佛都被阿姨的笑抚平。

这一瞬间，风寒饭菜温，人心暖。

## 送君一程路

由于疫情的严重程度超过了每个人的设想，所以在大一上学期临近期末时，我们被学校安排提早归家。读作“归家”，写作“跑毒”，回家之路定是艰难重

重。在流动的公交上、在人来人往的地铁中，在回家路上必不可少的高铁、飞机里，每一个环节都有着被感染的风险。

我在心中默默地盘算着最安全的归家路线，如何安全到达南京南高铁站？如何在高铁上减少和旁人的接触？如何……

正当我发愁时，手机突然叮咚一响——是辅导员老师发来的消息：

各位同学：

学校本周六周日为返乡同学提供送站服务。（安排车辆以班车形式送学生去火车站、机场）

校内明天7点开始每1小时一班前往禄口机场；8点开始每半小时一班前往火车南站和火车站。

校外7点开始每两小时一班前往禄口机场；8点开始每一小时一班前往火车南站和火车站。

只有三行话，简简单单，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浪漫的修辞，但字里行间却藏着学校对每位同学的关心和爱护。这种关爱不动声色，却又震耳欲聋。

学校包车意味着我们减少了被感染的风险，同学们都是一起在宿舍区隔离的，要感染也是一起感染，相当于直接减少了我们和社会面的接触；此外也节省了同学们一定的时间和金钱，给同学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有些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爱都要大操大办，也并不是所有宣之于众的光正伟岸才叫“好”，涓涓细流，更润人心。简单的包车真正体现出了学校对同学们的人文关怀，以至于当我于今日提笔记录下这三行包车通知时，仍觉深深感动萦绕在心间。

送君一程路，愿君常安康。

## 爱在 520

谈及南艺最鼎鼎有名的活动，一定离不开每年的520毕业展演。回顾在南艺一整年的学习生活，520当天的开幕式结束的那一刻，也绝对算得上我心目中一个动人而精彩的瞬间。

那天，我作为学生干部承担了就业推介引导员的任务。一整天都没能去美术馆看一眼我心心念念的学姐学长毕业展，也没能去影院好好地看一场演出。

傍晚临近开幕式时，郁闷和疲惫在我的大脑里反复翻滚，后悔的情绪也漫上心头：“为了一点学分，在这么重大的日子里都不能好好和朋友们一起玩，真的值得吗？”

但这个念头却在我观看 520 开幕式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先是强烈而有韵律的音乐，接着是主持人标准沉稳的台词，再是不同老师们对即将毕业的学姐学长们的殷切期望，歌舞剧《沧海一粟》、校史人物时装走秀、青春激昂的诗朗诵……每一幕都是老师和同学们的汗水，每一幕也是学校对我们的爱。

因此，我的答案是，值得！作为一枚“钉子”，辛苦这么一天，也值得。

每一场活动，都少不了千千万万的钉子，学校给了学姐学长轰轰烈烈的毕业展，三年后也将是我们的毕业展。每一场演出，每一个小小的布置，背后也都是老师们同学们的心血。

当漫天飘起彩带，当我耳畔响起“毕业展演现在开始”，当台下掌声雷动时，我想，爱在 520，爱在这一瞬间。

在南艺这整整一年中，还有无数这样令我感动的瞬间发生，我只挑选了三个最为深刻的瞬间记录下来。当然，在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瞬间，我都愿以我一笔以记之。

惟愿笔下瞬间成为永恒，我和南艺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

花嘉忆，美术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 黄瓜园梦游记

◎黄悦莹

九月，充满梦想的时节；校园，梦想开始的地方。

这个陌生的地方，突然变得与我息息相关起来。而似乎，这里的地面也在我的脚下变得温暖，这里的空气也在我身边变得亲切。

哦，我也是个南艺人啦！

霖霖淅淅，浇灌着这片芬芳的土地，春花灼灼，掩映于这抹燃起的晨曦。寤寐之间，南艺这片菁菁校园里的欢声笑语、点点滴滴都浮上心头。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万里无云日，长风送雁归。我来到南艺，不仅是因为南艺优良的师资配备和优秀的同伴，也是因为南艺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和底蕴。南艺永远是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基的一个地方，永远充满了人情味儿的一个地方。它开放，包容，它活力四射，它青春常在，也让我的未来能够在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磨砺羽翼，恣意翱翔。

钟楼下，百岁泉畔。最初踏入南艺的我，在军训的间隙看晨曦中的云依偎在蓝天的怀抱里，听风不紧不慢地跳着，玩着，时而高飞，时而低掠。在无数次奔跑时，听着鞋子摩擦地面的沙沙声。感觉细细密密的汗珠沁满我的额头。喜欢体验跑步过程中的坎坎坷坷，喜欢跑步时的大汗淋漓，喜欢肆意自在而又急促的呼吸。

在南艺的操场上，有军训时的一声声响亮的口号，有学生自发组织活动的青春朝气，还有体育课时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百花齐放”的美好。一幅幅阳光下关于青春的定格是在南艺书写的美好记忆。

南艺有一群很优秀且很有责任心的老师，他们打开了我探索新世界的大门，让我对于知识的学习，由初窥门径到渐入佳境。耳边也时常会响起粉笔的刷刷声，是有节奏的，就像一段古老的音乐。

在南艺，丰富的社团活动和各种创新大赛是锻炼成长的最好舞台。每一次

看到同学们积极的排练和老师们一遍又一遍的指导，我的心头总有一股暖流流过。云卷云舒，花开花落，而我总是期待着下一次活动，期待欢笑与遗憾，开幕与散场。

在南艺，我收获的是共同努力的友情，是亦师亦友的师生情。激流勇进，乘风破浪我欲搏击沧海横流。南艺给予了我追寻梦想的勇气，而我与南艺的故事，还在继续……

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追逐，与其说是追逐梦想，倒不如说是追逐自己。踏上新的征程，精彩不断延伸，在“黄瓜园”的逐梦之路上，理想与热情，是我航行灵魂的舵和帆，南艺就是我梦想启航的地方。我学于此，我乐于此，我逐梦于此，我爱于此！愿我们都能在黄瓜园拥有属于自己的果实。

黄悦莹，文化产业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杨雨菲 《小荷》

## 在南艺

◎黎雨璐

踏进校园的那一刻，脚步不由放缓了。

兴是这阴雨绵绵的缘故，只见得一两个人撑着伞，迈着不急不赶的步子，悠悠然往校园深处走去。淅沥的雨声衬得周围格外静谧，仿佛下一刻草木便要耐不住性子开口应和了。空气中隐隐飘着几缕清香，说不清是花的，是草的，还是我心里的。

这是报道的第一天，我来到了南艺。

很难描述我那时心中的感受，或许我应该激动，毕竟我如愿以偿地步入这里；或许我应该怅惘，因为一段新的旅途呈现在我面前，而我却陷入迷茫，不知该去往何方。然而在这片清幽的环境之下，无论再如何激烈的情绪也慢慢平静下来，那一瞬，心中的另一个自己仿佛被触动了，我深吸了一口气。

是什么时候爱上艺术的呢，我已经记不清了。在朝六晚九忙忙碌碌的日子里，疲倦与麻木在皮肤下聚成风暴，乏味无聊成了我们终身的伴侣，我们永远心向明月，却不知明月何处。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交流的能力，与自我的交流，与自然的交流，与生灵万物的交流。艺术成为空洞，成为被外界排斥甚至嘲笑的存在，音乐书法美术影视逐渐成为博取流量的手段。那些美丽的，浪漫的，饱含情感的渐渐远离了现实生活——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这个世界了。

在步入南艺的时候，那久违的，清浅而悠远的艺术气息，在浪漫雨天的伴奏下，带着那种独有的，经过历史涤荡的深邃感向我袭来，明明身处在南京的市中心，万般繁华之地，却显出罕见的幽静味道，好似隐居市井的雅士，在周遭的喧哗下，举起手中茶水，遥遥向我一笑。

那一瞬的怦然心动，大抵便是我与南艺的初见。

入学的第一周，我几乎已经将南艺的校园走遍了。



午后经过百岁泉时，我每每都要驻足几刻。白鸽先生们屈尊投入大地的怀抱，高高昂起它古灵精怪的脑袋，一晃一晃地走着，遇人也不躲，摆出领导视察的架子，等待着仆人，啊不，是学生们的投喂。

池里的黑天鹅是不甘被这小小鸽子抢走风头的，平日里安然在池子中央懒得动弹，往往在这时会活跃起来，在池边徘徊，时不时扑棱一下翅膀，展现一下天鹅高贵冷艳的身姿。当然，这样的姿态在同学们投入食物之后荡然无存。

有时，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我们高贵的黑天鹅同学可能是嫉妒了一下鸽子先生们翱翔的自由，会产生越狱的行为。我有幸在开学初便见证了一次这胆大妄为的叛逆之举。想必是很满足学生们众星捧月的态度，我们的天鹅同学雄赳赳气昂昂，犹如皇帝寻访，带着一群太监官员，向大门走去。

至于寻访结果如何，这我是不知道的，那令人悲伤的课表扼杀了我做太监的权力。不过据我们老师透露，上一次它出逃越狱时是被我们亲爱的管理员爷爷拎着脖子非常和善地请回来的，这次请回估计也是充满爱与敬畏，毕竟，那可是我们高贵的天鹅同学。

除了我们的鸽子先生和天鹅同学之外，神出鬼没的喵星人也是南艺不可或缺的风景之一。这对于我一个重度猫控来说，简直是天堂一般的世界，上课时随身带点猫粮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以周围老师同学的行为来看，这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习惯。

如果说大学里最让人心驰神往的，那肯定是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了。而身处群星璀璨的南艺，开学不过两周，各个组织举办的活动一股脑儿地向我袭来。

坐在罗马广场的台阶上，微凉的晚风穿梭在人群的中央，点点应援的白光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晃，舞台不大，却难掩学长学姐们的光芒。我在其中，轻轻应和着跟唱，与大家一起。灌木丛中的白猫被吸引了过来，舔起了自己跋涉了一天的爪，蜷缩在角落默默欣赏。

无论是迎新典礼还是趣味运动会，南艺总给我一种特有的生机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去展示，不论你是谁，会什么，南艺永远都有属于你的一席之地，而南艺学子们也不负所托，用自己的光彩照亮整个校园。

什么是青春，青春可不是纸面上的一两个单薄文字，如果人的一生仅仅是

白花花的试卷，浮在云端耽于空想，那他注定是可悲的。我们每个人从来不缺少价值，只是大多数都需要被挖掘。让这些个人价值重见天光，并投入社会，成为社会价值，我想这是大学存在的主要意义之一。

书至此，我的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骄傲与惬意。坐在南艺图书馆的书桌旁，我转头看向窗外，微凉的风托起几片落叶，馆前的阶梯上有行人二三，她们夹着书，不急不赶地步入她们的一方天地。蔡元培先生的雕塑脚下，一只猫懒懒地舒展下身子，又沉沉睡去。

空气中再一次隐隐飘着些许清香，是桂花吗？

黎雨璐，文化产业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杨雨菲 《群飞千翩翩》

## 寻梦·圆梦·逐梦：我与南艺的故事

◎李希雯

梦是什么？是在夜间休息时闯入脑海中记忆碎片织成的梦网，是给自己编织的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是聚焦现实砥砺自我也要到达的地方。

小时候我总说自己的梦想是服装设计师，当时的那个小孩对服装设计师这个职业一窍不通，只知道是一件件美丽衣物的创造者。她向往成为像服装设计师那样优秀的人。

初中时说我的梦想是考上好的高中，这样才有更好的未来。但是梦想的因由都是大人告诉我的。我依旧不知道梦想对我来说是什么。

高中时，我认清了自己没有梦想的事实，也见过很多让我有些触动的事，但是都难以达到“做成这件事情是我的梦想”的地步。我只想好好完成我人生大事——高考，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去到一个大家都认为不错的学校上学，过着大家都认为还不错的人生。我在被世俗要求的包裹中，画完一张张的画，考过一次次试，流着一次次认为自己太差的泪水。“太差”的定义既是世俗眼光给我的，也是没有梦想的我用世俗的眼光给我的。

直到开始报名校考，我看到一间间美丽的大学、开放的课程，还有被拍摄在官网上、沉浸创作的学生眼中洋溢着的光。那段时间，我好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在这里面，我分外期待参加南京艺术学院的校考，在网上看到南艺校园美丽的照片，听到老师口中南艺浓厚的学术氛围……这些都让我对南京艺术学院心驰神往，对这所大学内的学生学习生活时产生心灵和精神的享受十分羡慕。我总觉得，在这样富含精神的场所，我一定能找到人生的意义。

因为疫情，南艺校考的时间不断推迟，也让我的心一点点下沉。直到南艺确定我省考试时间，四月。这对我来说，无异于将复习的重担压在了最后的两个月。南艺的难考程度在画室也是常在耳边盘旋。学校里的老师常说，南艺啊，对外省的学生来说，难考程度就是小清华啊。这些摆在我眼前的现实问题使我

在参加校考和回校复习之间反复摇摆。但是因为我联考失利，能申报的学校只有少许，南艺是我仅剩稻草之一，也是深陷复读困境的我最期待上岸的稻草。令人惊喜的是，三个月后多个学校接连过了线，包括最后考的南艺。不出意外，我填报了南艺作为志愿的第一梯队。

大学的生活很有趣，以六周为一周期的设计主课很有意思，每次都能认识到不同的设计方式、思维，国内外不同的艺术家、设计师、设计流派……设计世界之广阔深深震撼我的心灵。

对环境的新奇沉寂下来，命运的叩问再度袭来。现在的生活是我满意的吗？我未来想做什么？我的梦想是什么？命运，同时也是藏在最深处的心灵对我发出的疑问，使我的生活再度停滞，对人生缓缓写下一个问号。

回望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学期，我追随成绩的脚步，身边朋友脚步，游戏的脚步，却从没停下好好想一想我的脚步是怎样的，这是我真的想走的路吗？深挖过往的回忆，我发现，我为了成绩过得去做的努力，有很多他人赋予我的期待在里面，没有做得特别好的事情，也没有做得特别差的事情。我为了朋友做的努力，是为了维持大人给的那几句“真理”：出门在外广交友，那个谁谁谁成功，因为他的朋友多。我却没考虑过我的性格适不适合，会不会过于勉强自己。我为了游戏做的努力，是为了享受精神上的快感，忽视游戏过后身心的虚无。

一句句反问自我，一声声叫醒自我，一点点贴近自我。我越来越追求内心的平静，聆听内心深处的声音，我变得越来越像“我”。

我爱上了在设计课上为了想做的主题，疯狂查阅资料、满足求知欲、扩充知识库的感觉；爱上了在水中气泡、阳光、叶片这些自然之中获取灵感的过程；爱上了关注生活情绪、社会问题并为这些问题设计解决之道的眼睛……

不断挖掘自己、靠近自己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我看到 MVRDV 的作品：法国大型庭院式公寓 Ilot Queyries，我不断追逐的“自我”终于被我看清了真面目——我想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我向往建筑中人性的光辉、阳光洒满的温暖、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考量、感性中蕴含理性的设计思维。我走近了“我”，也走进了建筑。

南艺的课程自由度很高，可以随意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自那以后，课题

的作业我都会试图从生活中的问题出发，尝试通过空间的设计、建筑的造型去探讨这些问题。设计不是闷头做事，设计来源于生活。疲惫的时候，宿舍楼下晒月光的小猫会放松我疲劳的大脑和身体；灵感枯竭的时候，和朋友观察、探索南京这座人文底蕴深厚的城市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启发和视角；人生问题想不通的时候，在设计图书馆里珍藏的哲学书会带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真理……

我知道梦想是什么了，我的梦有解了。当我惊觉过来时，已经在探索梦的这条路走了很远，走了很多弯路，询问了很多遍自己。我找到了方向，接下来的路就是向着目标狂奔，用力地狂奔。

在南艺学习的日子里，我了解了“我”，我找到的“我”，我解了梦，我找到了梦，我开始奔向梦。我也真挚地希望，每一个南艺的学子，都能在南艺学习的过程中找到梦想，成为一个信念坚定的逐梦人。

李希雯，设计学院 2021 级本科生



张奕璇 《秋》

## 我与南艺的故事

◎刘红睿

百岁泉的白鸽时而低吟，时而高鸣。楼梯上的野猫时而散漫，时而警惕。好奇怪，连风都带着艺术的气息，光洒在我身上让我暂时失了明……眼前是一幅不知体裁的画卷，环绕在我身边的是耳机里传达不出的情绪，身处其中的我不禁有些恍惚，自己是在一幅水彩画里吗？不，更像是一幅未完成的油画，这不正是梦里有关南艺的美丽图景吗？

从春风吹绿梧桐，秋风吹黄落叶，夏日阳光穿透玻璃窗，冬日雪花飘飞……南艺的校园里总是游客盈门。不知道多少次经过这里，我的脚步还是不由自主地踏入南艺的画框。我知道，自己和那么多远道而来的学子一样，是来寻梦。

所以，南艺究竟承载着我怎样的梦呢？

“蟾宫折桂，雁塔题名。魁星点斗，独占鳌头。”这句话，让多少人梦到这里，隧道、天桥、蔷薇花、几何楼……这是美，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南艺，从这一刻起，名人的足迹溅起的水花便时时打湿我斑斓的梦。

南艺是宁静的，在午后的阳光下，在布满四季气息的每一片叶子背后，在一处处被相机框住的空间里。习惯了市井喧嚣的我，一脚踏进这里，心头会突然一静，有一种独自漂浮在大海上的沉静与空荡。白天，阳光照射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夜晚，离开了灯塔陷入无边的黑境。但它也是喧嚣的，在美术馆的每幅作品里，在来来往往的莘莘学子中，在遍布校园的雕塑上。不会让我迷茫，不会让我慌张。在南艺的梦里，有多少名人青春年少时的身影，有多少名人夜以继日奋斗的汗水……

晨雾在空气中萦绕，阳光笼罩下的南艺有种开了磨皮特效般的朦胧感，树木青黛，坡道上的花儿娇艳，这种虚幻感、不真实感，就像美学文化中的“梦核”。直到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来到这里，一切的重影和晨雾才逐渐散去，我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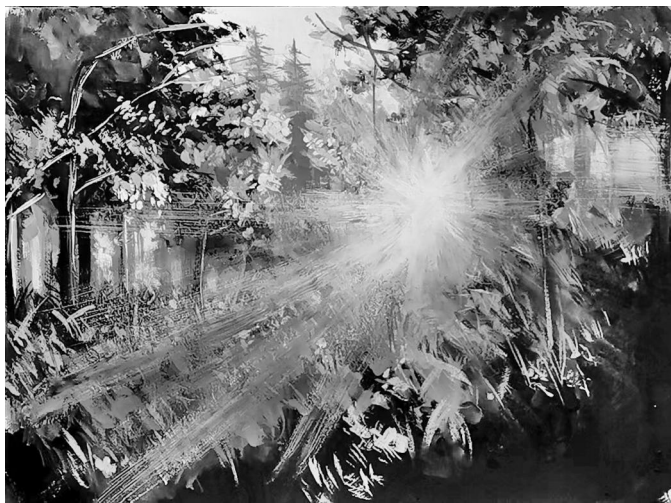


斑斓的梦也在这一刻被实现。

“我们因梦想而伟大，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大梦想家：在冬夜的火堆旁，在阴天的雨雾中，梦想着未来。有些人让梦想悄然绝灭，有些人则细心培育、维护，直到它安然度过困境，迎来光明和希望，而光明和希望总是降临在那些真心相信梦想一定会成真的人身上。”每当看到威尔逊的这句话，我转身回首，都会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那是圆梦之后的心旷神怡。

于是，我经常走到百岁泉边驻足，看水中的黑天鹅怎样划水，看它怎样平衡身体；走进美术馆和展览的作品对话，看“吹往北京的风信”，看现实主义滤镜；走进图书馆和作者用书中的文字交流，品读刘海粟，了解现代艺术教育。我意识到不应继续沉浸在圆梦成功的欣喜里，凡是过往，皆是序章。逐梦而行才是我谱写之后人生的唯一途径。

刘红睿，人文学院 2021 级本科生



张奕璇 《当光穿越黑暗》



## 把青春写进南艺

◎刘思杰

人们喜欢用热烈的盛夏作为少年青春的底色，可我却偏爱以秋为墨，书写我满怀希望所向披靡的青春华章。当我第一次踏入南艺校门的时候，它怒放的花朵，随风摇曳的枝叶和闪烁着岁月光泽的建筑，都那么浪漫，像是在表达和我初见时的惊喜。可南艺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们的那份羁绊早已写好，只待相遇。

我年少的梦，像风一样呼啸而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从我学习美术以来，我心里就深深埋下了一颗种子，一颗考上南艺就会绚丽绽放的种子。作为六大艺术学院之首的南艺，我相信它是大多数美术生都想要踏足的艺术殿堂，当然我也不例外。第一次知道南艺还是从我的美术老师那里听说的，他是从南艺毕业的，他跟我讲南艺深厚的历史底蕴，雄厚的师资力量，跟我讲开放包容的校风，浓厚的艺术氛围，跟我讲可爱的“猫学长”等等。于是我开始对它产生强烈的向往，它的一切都让我如此憧憬，那时候满脑子都是远离当初的乌烟瘴气，去奔赴我心中盛大的梦想。

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南艺，在那些熬不下去的夜，解不出的题，背不完的知识点，赶不及的作业，画不完的速写，调不好的色，画不出来的体积，冬天冰冷的洗笔水……这些曾经可以轻而易举打败我的困难，在有了目标之后，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些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那些我每天积攒的能量，沉淀的知识，练出来的手感，终于在高考那天散作满天星，照亮了我执着追梦的来时路。

九月暮秋，终于我站在了南艺的校门口，那些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如走马灯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仿佛在告诉我，我努力的答案，就在我眼前。南艺，一个完全符合我心中模样的南艺，那时候，我真正的与古人所说的“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感同身受。

初入南艺时，我是骄傲的自豪的，面对高中同学的询问，我可以大声地说出我是南艺的学生，这是对我努力结果的肯定，也是对南艺的敬重。如今身为大二的学生，在南艺已经生活了一年了，这一年，我收获了很多东西，硕果累累。南艺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小世界，在这里梦想的翅膀可以自由翱翔，奋斗的舞台永远向你展开怀抱，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就算你的抱负有点特殊也可以得到尊重。在南艺学习生活的这一年，是我成长历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教会了我知识，还培养了我的独立思考，让我拥有了团队意识、奉献精神和勇于挑战不可能的勇气，它锻炼了我的意志，教会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让我更加的坚强。正如华罗庚所言：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边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最后才发现，原来作者是我们自己。

在南艺，我遇到了很多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因同一个梦想来到这里相遇，又因为不同的目标相辅相成。我遇到了很多专业素养强为人可亲的老师，他们会在我迷茫时为我指点迷津，会在我什么也不懂时，循循善诱耐心教导。我还认识了许多可爱的小猫，它们都很亲人，每当我因为课程压力而临近崩溃时，它们的蹭蹭就像是救赎一样。

在这里，我拥有了人脉，拥有了机会，也拥有了勇气。以前，我一直处在自己的舒适圈，甘心地做一个小透明，是南艺告诉我，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只要有想法就要去争取。以前，身边所有人都是一股脑地卷，也是南艺告诉我，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节奏，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感恩南艺，教会了我太多太多。

在与南艺邂逅的青春这几年，我想说的是，青春，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意气风发，让一个如此边缘化的我敢于追梦南艺；是“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的豪情壮志，让我拥有死磕困难的勇气；青春是勇敢，是无畏，是不惧岁月漫长，是所向披靡一往无前。

刘思杰，工业设计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 毛虫与茧

◎刘悦文

在我的认知里，毛虫是自愿缚茧的。茧向来不束缚毛虫，而是毛虫化蝶的途径。毛虫既欲闯出一番天地，茧与毛虫就会产生作用力。丝丝绵绵的茧是坚韧的，故只有面对炼狱般绝境的勇气与持之以恒的努力，毛虫才能破茧，成蝶。

有时候静下来细想，南艺诚然是适合我的茧。家住镇江，好像一个人离开温馨的家也不是很害怕了，从登上高铁至抵达镇江，短短的二十分钟就像治愈我一周疲惫的良药。这份茧源于骨子里的温柔是我所钟爱的，当然这份温柔远不止这一点。我是闲不下来的人，溜达是我舒缓疲惫的解压点。夜晚水面泛有星星点点的秦淮河，总能听闻丝丝缕缕的呕哑笛语，我能顺着河道走上很久，似乎有一次和朋友聊天，从鼓楼聊到建邺再回头。晚间的灯光是柔和魅人的，走着走着能感觉像是小酌过后般的迷离酣畅。一个人骑车，去看展也是惬意的，艺术是灵感与积累的交撞，碰撞间的火花若得以捕捉，艺术感便能施施然展现出来。积累是消耗时间的，静下心来去读取他人的灵感与想法，快乐与知识也就堆积起来了。南艺在市区里真的极为方便，既能穿梭居民区挑选新鲜果蔬，也能闲暇之余跑跑新展，汲取灵感。茧的温柔从不吝啬，大大方方地展现在现实生活里。

破茧是费力的、费心的。就好像新月想要迎接暮光，需要奋力向上攀爬着，等到了午夜发出白净的光芒，长吸一口气，迎接暮光。洋洋洒洒的大一是需要沉淀与思考的，茧的柔软给予毛虫空间去放松，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毛虫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茧的空间渐渐缩小，毛虫需要静下心来等待与蓄力。

为了不久的光明远方，毛虫卖力地挣扎。毛虫也是艺术家，它的精彩一生是最好的证明。毛虫在见到远方之前就事先准备包装好自己，那么在南艺的点点滴滴便是我的努力。奋斗时就好像双脚踏足于泥地，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迈腿前跑就能抵达终点，途中免不了磕磕碰碰，时而奔跑，时而沦陷。在视频课里，

我总能理想地美化方案，理想是需要很多东西支撑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搏一把就能飞向蓝天。一次作业，我去了九次咖啡馆拍摄素材，神奇的是店员都对我产生恻隐之心，帮我整理拍摄场地。经常是晚上奋斗至三点，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都没有消停，我却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回头想想当时的辛酸不过是一笑而过，如果能获得更多的成就我依旧会选择继续奋斗。

我是会化蝶的，如果我是毛虫的话。在这层温柔且坚韧的茧里，我还在奋斗着，我会为自己的努力而感动，我会为自己的辛苦而流泪，我真真实实发泄着我的感情。在化蝶的路上，我会继续积累着，继续刻苦猛钻，因为有了茧的助推，我化蝶后的美会惊艳远方的世界，我坚信。

刘悦文，工业设计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张奕璇 《湖边》

## 南艺的爬坡路，人生的上坡路

◎ 娄佩帆

三月，无疑是南艺最美的季节，樱花盛开，满树烂漫。三月的南艺，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考生们，而我，第一次作为这里的主人，奔赴了这场“盛宴”。那天见到了很多熟悉的人，有考去不同城市的艺考同学，有选择继续追梦一年的勇士，我身边站着的是又和我续费四年大学同窗的昔日“战友”……一瞬间很恍惚，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来到南艺已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也即将成为师姐。

去年此时，初来南艺，看到逸夫图书馆的征文活动，我怀揣着对未来四年的无限期许，写下了我与南艺的艺考故事。时光飞逝，转眼又是一年秋天，细数这一年间的点滴，感慨万千。

曾几何时，我还是个因为没能在考学时成功北上而遗憾的小女孩，一年时间，当初的遗憾早已被南艺温柔的大手抚平。曾以为艺考已经是我人生中努力的巅峰，上了大学，更何况是艺校，就是来到了休息的温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走在南艺校园，基本是在走上坡路，爬坡需要身体做功，就连骑一辆小电驴也要加到最大马力，爬坡之路就好比艺术之路，绝非易事，要付出无数艰辛和汗水。

21年底，距离艺考开始还有两个月，我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离开文化学校，选择学习表演专业。现在回想当初的疯狂，虽然人人人口中都大谈“热爱”，但我想大部分人更多是看到了这个专业光鲜亮丽的一面，我也不例外，放弃了一本线上的文化课，进行了一场决定未来人生走向的“豪赌”。好在我是幸运的，我“赌”赢了，为十八岁的年轻气盛书写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但真正进入大学，系统性学习专业，我才发现，渺小的我们哪能那么早看见满天星辰？还是要在泥泞的道路上脚踏实地。每天七点雷打不动的早功，课堂上大家卖力地回课，不上课的日子在排练室排练……这才是我的日常生活，和“光鲜”不

沾边，灰头土脸还差不多，但就是这样忙碌的生活，我疯狂从中汲取养分，让我收获了充实的满足感。

我曾以为十八岁之后就是十九岁，十九岁之后又是十八岁，二十岁永远不会到来。可是十八岁以后的人生，好像是被按了加速键，我还没有做好迎接二十岁的准备，二十岁就即将来临。前段时间有一个网络热点“除了年龄以外我好像一点也不像个大人”，其实也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觉得我好像已经长大了。比如一个人坐高铁，和好朋友去陌生的城市旅行，要知道从小生活在南京的我从前在南京城晃悠父母时刻都要担心呢；比如大二开学后突然就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经济独立了；比如爸爸有一天突然说：“你越来越像个专业演员了。”要知道对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支持我去艺考的他们来说这真是莫大的称赞了。

其实对于尚未步入社会的我们来说，每一年的成长都是“巨变”，而我在大一一年取得的每一个点滴的进步，都离不开南艺这棵大树。这里有最专业的老师，帮助我们夯实内功，稳步前行；这里有不同专业的同学，大家相互合作，共同创作；这里有大大小小的舞台，我们展现自我，绽放青春……这里各种各样的机会数不胜数，希望我能继续砥砺前行，苦练内功，全面发展，在机会来临时，有勇气、有底气、有实力抓住它。

艺考已经过去一年有余，我依旧在追梦、逐梦的路上，而我依旧心怀无限期待，等待圆梦的那一天。如今的我依旧时常记起，晚自习不停转动的吊扇，写不出数学大题最后一小问，期待时钟指向放学那一刻……最后那场考试结束时，少年时期穿着校服的叛逆、恨意峥嵘和反抗好像如波纹般无声无息地消失。而如今我们二十岁，正当年少，祝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娄佩帆，电影电视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 历史的星空如此灿烂

——读《明末清初南京套印版画研究》

◎韩顺法

拿到宋文文副教授所著《明末清初南京套印版画研究》一书后，就想一睹为快，短短一下午就翻阅了一遍，读后依然有意犹未尽之感。之所以有强烈阅读欲望，与我的学术旨趣有很大关系。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文化产业研究。文化产业既是文化，又是经济，从根源上看，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于自己经济管理学出身，为了更好地从事学术、教学和决策咨询研究，一直以来勤勉于弥补自身弱项。令人欣喜的是，一旦跨入文化艺术的殿堂，即有沉迷之感，令人赞叹于艺术所展现的生活之美好、情感之丰富、精神之崇高、创造之精美。读完《明末清初南京套印版画研究》后亦有同感。

南京的文化史上，晚明至清初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而最能体现这个时期风华的，当属金陵的套印版画。作者把这几种光彩照人的画谱作了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看继承、看创新、看特色，特别有意义与价值。

我认为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有三：

一是选择了明末清初这一最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长期受农业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滋养，各项传统文化技艺都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日渐活跃，经济异常繁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在商人逐利心理的驱使下，各类文化艺术形式逐渐走向民间，走向生活日常，社会处于变革的临界点。在思潮上，实用主义和追求生活乐趣渐占上风，江南地区文人雅士更胜一筹。本书开门见山的观点，“明末清初是一个文化艺术高度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很多书画家，而且出现了很多版画作品”。对此，我是极为认可的。遗憾的是，“彩色套印版画在明末清初达到了最顶峰，然而清代以后却止步不前。清代的文化要远比明代发达，清代的出版业也比明代繁荣，清代刻书的精细度、准确度也都比明代要高，但是清代却没有出现超过明代彩



色套印的画谱，这些彩色套印画谱成为历史的绝响，这是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历史现象。”

第二限定于南京地区是另一个点睛之笔。南京为六朝古都，人文荟萃之地。明清时期，南京一直是江南文化中心。“晚明时期的南京虽为明王朝的留都，在经济文化上，南京依然保留它的优势，本身就是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再加上浓厚的人文环境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吸引着全国各地出版商、刻书家等纷纷到此经营出版事业。”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此求学、生活多年，读过此书，更加觉得自己对南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越发感到文化才是南京这座城市的底色和灵魂。千百年来，有太多的饱学之士出生或活跃于南京，如李贽、王阳明、胡正言、李渔等。在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的涤荡下，吴越文化与荆楚文化、海派文化与内陆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运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激荡，形成了海纳百川的南京文化。

第三选择了套印版画为研究对象。套印版画是非常值得书写和研究的美术形式或者艺术形式。从文化形态上来看，版画完全不同于其它传统艺术，如书法、绘画、雕塑等，根本上看，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媒介艺术，既有艺术创作，又有传播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依赖于精益求精的制作技艺。按照现代的话语，版画制作技艺是值得被保护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套印版画研究难度很高，版画是艺术，也是出版。套印版画的制作有画工、刻印工的劳动分工，有木刻水印、短版与拱花等技艺支撑，是一整套文化传播的运作流程。版画史是艺术史，也是文化产业史。根据本书的观点，套印版画的兴盛，即得益于版画和印刷技艺的进步，又是小说、戏曲、图书等文化繁荣发展的结果，多见于图书、画谱、笺谱等，属于图像形式的传播，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为那个时代所喜闻乐见大众文化产品。

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采用了艺术史的综合性分析视野，“以往对于明末清初四家彩色套印版画的研究，大多见于版画史、美术史、古籍版本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却很少从艺术史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本书的重点就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出版史上明末清初南京彩色套印版画及其内涵作宏观上的比较研究。”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套印版画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反观于明末清初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本书内容蔚为大观，结构体系完整，涉及到版

画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人物关系、艺术经济、审美情趣、题材来源、设计理念、表达方式、文献考证和版本流变等。读此书，历史的画卷缓缓展开，思绪源源不断。此时此地此景，犹可追！

韩顺法，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奕璇 《美院的玉兰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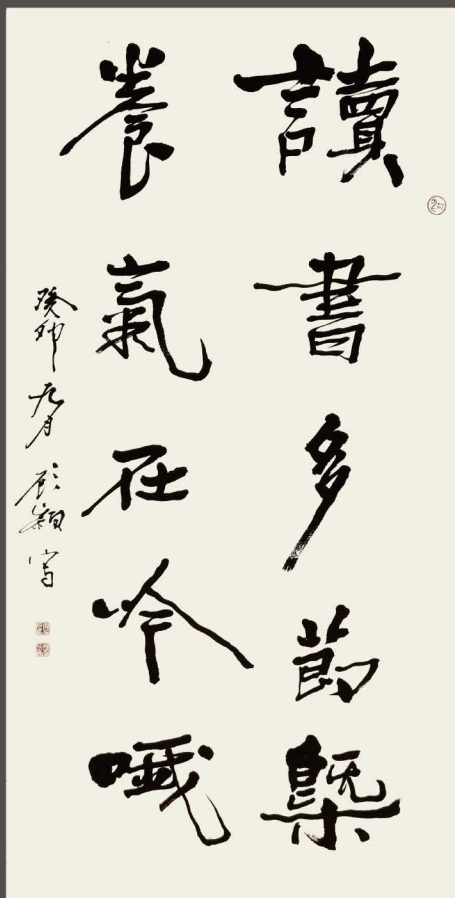
12月6日，逸品阅读协会开展“逸品晨诵”活动。



12月8日，逸品阅读协会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开展“扭扭”生花手工创意活动。



12月29日，逸品阅读协会开展“冬日剪影”树叶剪贴画活动。



读书养气联 顾颖



南艺图书馆

一品阅读

2023年第四期（总第32期）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74号

邮编：210013

<http://lib.nua.edu.cn/>